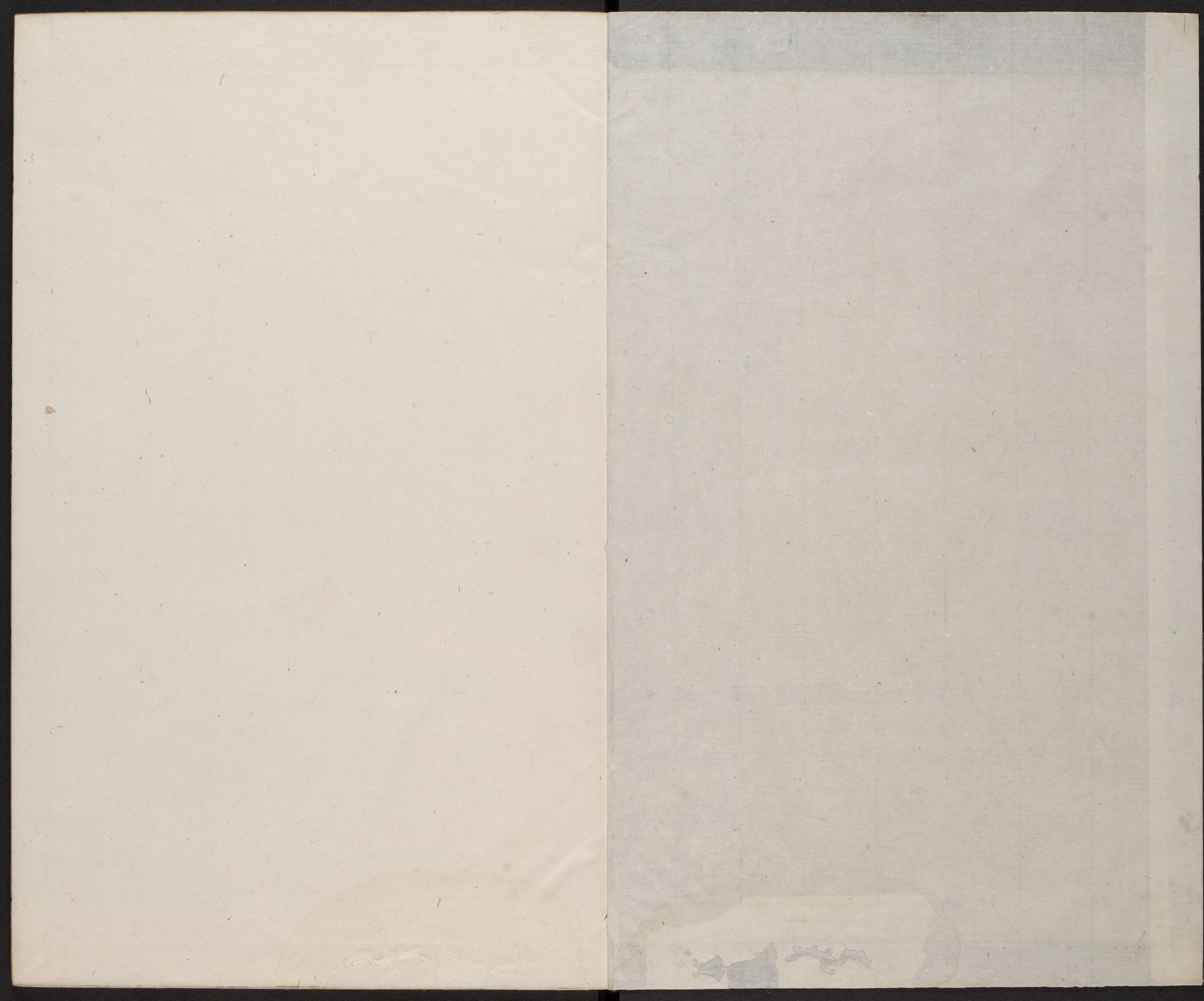


T110/2452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禮記集說卷十一

龜筮几杖席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鄭氏曰龜筮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轉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衿單也孔子曰當暑衿絺綌必表而出之為其形褻也苞薦也齊衰薦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苞或為菲此皆凶服也方板也士喪禮曰書贈于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此謂喪在內不得入當先告君耳

孔氏曰此以下明臣入公門當謹慎其物有不得入者席蓋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車比棺為緩宜停外也絺綌葛也上無衣表則

哈佛大學漢利
圖書館珍藏印

肉露見為不敬故不著入也若尸乘以几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公門也厭冠謂厭帖無梁纒為五服喪所著也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故云書方衰喪服也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明器也臣在公宮而死凶具宜告而入也藍田呂氏曰几所以馮杖所以扶席所以坐蓋所以禦日與雨衫絺綌所以袪暑皆燕安之具入公門而用之近不恭也孔子表而出之表謂加上服以蔽之單則褻也孔子雖不入公門亦表而出之則與眾加恭也吉冠有纒有梁而喪冠無之故厭然也君子不奪人之喪雖入公門無所辟也臣子之義嫌於不祥故舉其重而辟之士所以入公門說齊衰也言脫齊衰則大功以下不脫也大功以下雖不脫衰而厭冠必脫也齊衰厭冠衰屨皆脫也斬衰固

脫矣其未成服者雖扱衽亦不入皆嫌於不祥也衰五服之衰也書方衰凶器三者皆為臣妾有死於宮者君亦許之殯而成喪然必告君乃得入也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異也明死於公宮者得成喪也馬氏曰先王之時掌著龜有官賜几杖有等周官若有祭事則龜人奉龜凡國事筮人共筮龜著非君命而入公門則是掌筮龜者可以擅卜筮也几杖非尸與七十者而入公門則是人臣可以自長老也扱衽者孝子未成服之飾周官闈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蟜固曰士唯公門說齊衰與此同義然闈人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少儀曰大白兵車不入廟門玉藻曰非列采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則公門之禁多矣曲禮之所言特其大略而已

山陰陸氏曰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此謂齊衰服者故曰士唯公門說齊衰凡服皆先納屨屨而後服服而已冠厭冠冠在下以此厭冠齊衰喪冠厭於斬衰故也先儒謂扱衽於擗踊為妨則扱衽蓋成服之服

廬陵胡氏曰龜筮嫌有異謀若南蒯將叛枚筮是也

公事不私議

鄭氏曰嫌若姦也

馬氏曰公事而私議則是弼違者可以後言也然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聖人之於人可與言未嘗不言不可與言未嘗失言季孫之用田賦固非孔子之所能正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

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

鄭氏曰宗廟為先廡庫為次重先祖及國之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無田祿者祭器可假有田祿者祭服宜自有粥賣也丘壘也不粥不衣不斬廣敬也

孔氏曰自此至於士總論大夫所造祭器衣服并明祭器所寄之事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崇敬祖禰故祭器為先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共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共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贍為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廡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祭器此言祭器為先者對犧賦養器為先其實在祭服之後也然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

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
 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
 具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若有田祿雖得造器必先
 為祭服後為祭器耳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
 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可以共有可暫假也

廬陵胡氏曰家謂人家鄭云大夫稱家非也若止謂大夫
 造祭器則下云祭器不踰竟何以兼士乎犧牛也鄭云天
 子之大夫祭祀賦邑民共牲牢故曰犧賦然據禮及孟子
 惟諸侯得有犧牲大夫豈得有乎禮言諸侯大夫少牢亦
 不言天子大夫大牢也要之犧賦總言牲耳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行莫先於敬鬼神誠不欺於鬼神則
 於天下也何有故言禮者必以祭祀為先營宮室者必以
 宗廟為先造器者必以祭器為先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示

有尊也言營宮室雖大夫有宗廟皆然非獨諸侯也言家
 造者雖士有田祿者皆然非獨大夫也宗廟祭器事吾先
 也廡庫犧賦待吾眾也居室養器奉吾私也此先後之序
 也廡以養牛馬犧牲庫以藏兵也犧賦亦謂器也犧牲之
 器如牢互盆簠之屬也賦兵賦也其器如弓矢旗物戈劍
 之屬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庶人同故不設祭器也有田祿則
 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可不備祭器所以事其先粥之則無
 以祭無以祭則不仁也祭服所以接鬼神衣之則褻褻之
 不敬也丘木所以庇其宅兆為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
 濟吾私也是亦不敬也

馬氏曰大王之遷幽也宗廟奕奕然後百堵皆興宣王之
 考室也嗣續妣祖然後築室百堵則古人之營宮室者豈

嘗不先宗廟哉檀弓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記以士之臣為家相則士亦可以稱家也周官載師有士田則士之有田祿者亦可以設祭器也

嚴陵方氏曰以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以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此其辨也

山陰陸氏曰不設祭器即用養器可知無田祿者謂若孟子所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亦其一端此雖有祿非田祿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鄭氏曰祭器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覲已復還

孔氏曰此以下明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踰越也既放出故祭器不得自隨越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既不將去故寄於同僚今彼得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

長樂劉氏曰祭器出於田祿也棄田祿而去之亦不以祭器踰竟欲以廉潔事其祖先已既不義其祿祖先亦不義其器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不踰竟者不敢以君祿所造之器而用於他人之國也大夫士寓祭器者不欲使之為無用之器故各寄於得用之家也

馬氏曰君之於臣也在竟則有賜環之禮在他國則有幣召之禮故孔子在陳未嘗不思歸魯孟子去齊未嘗不思反予夫豈悻悻然若小丈夫示其必不復哉此祭器所以

必寓也昔微子去殷抱祭器而之周者抱君之祭器也抱已之祭器不可也抱已之祭器猶不可況春秋之時有載柩而行者有載寶而歸者甚有至於已邑自隨者此君子之所疾也傳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合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孔悝南宮敬叔孫林父之徒豈知此哉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箴乘髦馬不蚤鬣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鄭氏曰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為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絢之菲也箴覆笱也髦馬不鬣落也蚤讀為爪鬣鬣鬣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箴或為幕

孔氏曰此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

聽於君命若子環則還子玦便去若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壇者除地不為壇也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為壇位鄉國而哭衣裳冠皆素為凶飾也緣中衣緣也素服裏有中衣吉時用采緣凶喪故徹緣而純素屨以絢為飾士冠禮云玄冠黑屨青絢博寸鄭云絢之言拘也古屨以物繫之為行戒故用緇一寸屈之為絢著屨頭以受穿貫今凶故無絢也素箴白狗皮為之箴車覆闌也禮人君羔幣虎犴大夫鹿幣豹犴今此喪禮故用白狗皮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幣是也吉則翦剔馬毛為飾凶則無飾不翦而乘之蚤治手足爪也鬣剔治鬚髮也吉則治鬣為飾凶故不翦也不祭食者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今雖放逐猶不得向人說己無罪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

禮自貶故不也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則人情亦宜易也

臨川王氏曰孔氏云大夫三年待放竟上士不待放恐無此禮孔子屢仕屢去豈常行待放之禮乎或者古之大夫有得罪被放於竟上三年而後聽其去者乎故季孫請囚於費以待察春秋有放大夫之文蓋緣此禮也又三諫不從則去亦不可必以爲常要之三諫不從而不能去則苟祿者也如孔子去國乃未嘗一諫也且待放得環則還是以待放要君耳三諫不從以爲不合則可以去雖有庶幾其君或改之心如孟子三宿然後出晝可也何待三年藍田呂氏曰大夫士去國喪其位也大夫士喪位猶諸侯之失國家去其墳墓拚其宗廟無祿以祭故必以喪禮處也爲壇而哭衣冠裳以素輿馬不飾食不祭內不御心喪

之禮也禮庶民爲國君齊衰三月寄公爲所寓士仕焉而已者大夫以道去而猶未絕者皆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今去其君雖非喪也然重絕君臣之義故以心喪自處而期以三月故曰三月而復服也鞮屨革屨也周官鞮屨氏蓋蠻夷之服也革去毛而未爲韋非吉屨也孔子去魯以微罪行樂毅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以已無罪而說於人則君有罪矣君子不忍爲者厚之至也

馬氏曰爲壇位鄉國而哭以至婦人不當御皆處之以凶禮也旣夕禮曰主人乘惡車白狗幣馬不齊髦周禮喪車大禭則素箴者未練之禮也士虞禮曰旣祔則沐浴櫛搔剪則不搔剪者未祔之禮也然喪禮或以菅或以蒯或以繩或以麻而不以鞮屨鞮夷狄之屨也喪不飲酒食肉不特不祭食則不祭食者非盛禮之食也凡此特自貶而已

又不必純之以凶禮也古之去國者其仁至於嚮國而哭其義至於不說人以無罪子鮮之去衛不嚮衛國而坐非所謂仁元咺之奔晉則訟其君以求勝非所謂義也山陰陸氏曰素衣素裳素冠徹緣此服蓋準練衣小變也嚴陵方氏曰復服者復其常服之事也以上諸服皆非常服之事故於此言復焉

廣安游氏曰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戰勝以喪禮處之凶災以喪禮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重用兵也凶災以喪禮處之重天災也去國以喪禮處之重去本也且非特以喪禮自處也人將以喪禮弔之焉去國則弔之凶災則弔之故夫去國古人之所大患也棄其君者棄其位棄其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其去國之可悲也明矣趙宣子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董狐以弒

君書之蓋不踰竟則其復也易踰竟則其復難不踰竟則其禮未有變也踰竟則變禮而以喪處之二者謂憂之輕重蓋不同矣且假使宣子亡而越竟是潔其身而去國也反而討賊是為國除亂也今也內不討賊外不潔身則弒君之罪將誰任其責哉此董狐所以罪之也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鄭氏曰謂大夫士見君既拜矣而復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還辟不敢答拜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

孔氏曰自此至相答拜也一節論君臣男女相答拜之法此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勞慰也還辟逡巡也稽首頭至地也初至行聘享私覲禮畢而主君又別慰勞已在

道路之勤故逡巡而退辟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君若迎拜謂聘賓初至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賓是使臣不敢當禮則逡巡不敢答主君之拜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

藍田呂氏曰還辟再拜稽首以君臣之禮見他國之君也迎拜則還辟他國之君以賓主之禮接已而已不敢亢也馬氏曰禮莫盛於再拜拜莫重於稽首儀禮周官凡賓主君臣之接也皆以再拜為節特鄉飲則主人三拜眾賓一拜而已士相見聘禮至於禮之殺者亦一拜而已再拜所以為盛禮也周官九拜先稽首記曰稽首服之甚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此稽首所以為禮之重也所謂大夫者聘禮之賓也所謂士者聘禮之介也總而言之皆謂之客故周官

司儀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是也然聘禮賓之受几受幣私覲莫不稽首其於郊勞與歸饗餼者亦稽首則大夫之稽首於國君者非特拜勞而已記之所言特一端也聘禮卿勞賓於郊賓再拜勞者不答拜及歸饗餼賓再拜大夫不答拜昏禮賓奠雁再拜主人不答拜則不敢答拜者非特辟君之迎拜而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葉氏棟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故大夫士見於國君不敢答拜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故下文貴賤雖不敵賓主相尊則先拜貴貴者禮也尊賢者義也

江陵項氏曰荀子大略篇曰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腰平如衡也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大夫之臣拜不稽首以是推之則今之折腰揖即古之拜也今之低首揖即古之稽首也今之拜伏其頭至地乃類古之稽顙耳然今之拜

自是古之跪俛伏三事殊與古拜不類今之揖其形用古之拜其聲用今之喏亦是兩事皆與古揖不類也古揖舉手而無聲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鄭氏曰尊賢也

孔氏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惟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為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

藍田呂氏曰尊賢之義貴賤之勢有不得奪之也

馬氏曰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先見之然則拜之禮蓋亦若此故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也

燕禮賓升自西階主人先拜至聘禮賓入大門主君先拜迎則先拜之禮不特大夫士而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鄭氏曰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也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非其臣則答拜不臣人之臣也大夫答其臣之拜辟正君也男女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

孔氏曰禮尚往來已雖賢德而必皆相答拜凡拜而不答拜者唯弔喪與士見已君二條耳弔賓本來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君不答

士拜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大夫見於國君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者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也若君於已士以其賤故不答拜他國之士非已尊所加故答之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爲士敬之故也大夫爲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已臣貴賤皆答拜也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橫渠張氏曰弔喪不答拜主人拜伏以哭弔者難答故辟之君於士不答拜於大夫亦有時而答尊賢也講義曰舉弔喪及見國君二條以明拜之皆答耳

藍田呂氏曰弔喪者主人拜賓賓不答少儀曰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諸侯使人相弔辭云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則凡弔者非以賓客來獨主拜賓之辱而已賓不可申其敬也

馬氏曰士喪禮弔者升自西階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三日成服主人拜衆賓此弔喪所以無答拜之禮也士之於君朝則不坐燕則不與大享則旅食而已此君於士所以無答拜之禮也君於他邦之人使介者還其幣則非其臣答拜之可知矣大夫之臣不稽首於大夫所以辟君也則其臣雖賤必答拜之可知矣昏禮主婦一拜婿答再拜則男女相答拜可知矣廬陵胡氏曰左傳哀十二年仲尼弔季孫放經而拜則喪賓亦拜矣

長樂劉氏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者古之士進以道不以祿也道可以固國康民者非禮不足以安之君而無禮雖萬鍾之祿不顧也是故以祿致者不足以為賢又況其君慢之而不顧者乎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然則拜其辱為國以致其忠非憚其屈已也矧其下者乎君於士不荅拜者始升於鄉去民未遠也大夫之於士猶國君之於大夫焉男女相荅拜人倫之義以敬為本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鄭氏曰生乳之時重傷其類

孔氏曰此明貴賤田獵不同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夏亦當然不掩羣者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麇鹿子之稱凡獸子

亦得通稱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王制言諸侯不掩羣者夏禮也此明周制

藍田呂氏曰古之田獵獻禽以共祭祀之用且因農隙以講事也豺祭獸然後田獵則田必在秋冬矣然周官有四時之田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此亦云春田則春雖亦有田而非田獵之政因時講事而已故不尚多獲而暴天物也言春田而不言夏田夏不田也故言三田異於周官也

長樂劉氏曰蒐苗獮狩一則驅禽獸不害稼穡二則習戰陣以備盜賊然而春夏蟄蟲孳生雛稚未成雖保息之禮必行而恤物之心猶在王制夏禮也此經周禮也小有不同同出於仁也

長樂陳氏曰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

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圍澤掩羣固四時之田所同禁特以春言之者方孚乳之時尤在所禁故也以其從天子故稱諸侯而已以與其臣故稱國君焉馬氏曰王制曰禽獸不中殺不粥於市穀梁曰不成禽不獻則士不取麇卵可知矣王制又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諸侯在國則南面以君道而與天子同來朝則北面以全臣道而與天子異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國君不合圍大夫不掩羣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觀車攻言會諸侯於東都春秋傳言會王之東蒐則諸侯會王田獵之禮可知矣然則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則其從諸侯田獵又可知矣

李氏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故春田不圍澤不麇不卯是故物得其養故春蒐有一發五縱之多冬狩有辰牡孔碩之美而人得以盡其奉上之誠於悉率左右之際百姓聞之者樂其德之仁見之者喜其儀之鬯先王之田蓋如此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鄭氏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為歲凶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太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之屬梁加食也不樂去琴瑟

孔氏曰此一節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水旱

災害也鄭註太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云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今謂歲既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也膳美食名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歲凶饑不殺牲也年豐則馬食穀馳道如今御路君馳走車馬之處不除為不治其草萊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樂有縣鍾磬因曰縣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為加故凶年去之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大夫士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君尊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舉小者言耳

藍田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為一身者也疾痛疴癢所以感吾憐怛怵惕之心非有知力與乎其間也以天下為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愛也故歲凶年穀不登民有饑色國君大夫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玉

食大夫士非無田祿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馬不食穀則芻秣而已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奪人食而食馬與牲仁人所不為也凡此皆與民同憂自貶之道也及乎有九年之畜雖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與之同其憂者無不同其樂也

嚴陵方氏曰馬不食穀者雜記言凶年乘駑馬以駑馬之賤不必秣之也士之賤必飲酒然後用樂故以飲酒言之曰膳不祭肺則燕食可知馬不食穀則牲牢可知馳道不除則常行之道可知祭事不縣則賓客之事可知凡此皆舉重以明輕也大夫不食梁則不祭可知士飲酒不樂則不縣可知凡此皆舉小以見大也然君之所以自貶者其類為多臣之所以自貶者其類為少豈非位有貴賤故責

有輕重歟

馬氏曰大司徒於荒政言弛力青禮蕃樂則馳道不除弛力也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梁青禮也祭事不縣士飲酒不樂蕃樂也大司樂大凶令弛縣則不縣不特祭事而已於祭事言不縣則膳可知也雜記凶年祀以下牲則祭不特不縣而已言縣則牲可知也司服言大荒則素服玉藻言年不順成君衣布則君不特不祭肺而已言膳則衣可知也大夫以梁為加食君膳不祭肺故大夫不敢食梁士無故不去琴瑟君弛縣故士不敢飲酒以樂凡此皆去備也先王之於凶荒也有珍圭以恤之有委積以待之於關市則無征於刑貶則有慮大至於移民通財糾守小至於舍禁多昏殺禮猶以為未也故膳不祭肺不食梁不樂而損於自養馬不食穀馳道不除而損於自奉凡欲

與民同患而已司徒荒政索鬼神大祝天裁彌祀社稷禱祠祭法雩禱祭水旱詩之雲漢靡神不舉則歲凶莫不祭也司巫大旱則舞雩女巫大裁歌哭而請則祭莫不有樂也然祭則有禱而無祀樂則有歌舞而無縣有禱而無祀郊特牲所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禱而不祀是也有歌舞而無縣曲禮所謂祭事不縣大司樂所謂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是也樂者所以薦鬼神也凶年君膳不祭肺可也祭事不縣以虧祭可乎蓋樂雖所以薦鬼神亦所以崇已之德也凶年不祭失德之效也苟失其德安取於樂乎記曰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長樂陳氏曰君子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已故吉事則推先於神凶事則責先於身方其為宮室則先宗廟後宮室為器則先祭器後燕器推先於神也歲凶則先膳不祭肺

而後祭事不縣責先於身也大蜡之禮年之順成而通則曰報神而不可以為人功年不順成而不通則曰謹民財而不以為神羞亦此意也

盱江李氏曰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由是觀之非直以歲之凶則殺邦用若新建國及札喪禍裁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不許無安得重困於無聊之民求備乎籩豆之事也人主所宜動心矣膳夫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由是觀之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貶也譬如父母其子之不哺而日飮膏粱可哉人主所宜動心矣如此經所云皆自貶損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下為之感人心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安未之前聞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鄭氏曰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

孔氏曰此明無災者也君諸侯也玉謂佩也君子於玉比德故恒佩玉徹去也無災變則不去樂也此士謂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懸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無故不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下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也但比德為重故以君上明之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

藍田呂氏曰君子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養其血氣志慮無所不在於和使放心邪氣不得接焉此樂所以無故而不得舍也災患喪病方在所憂故不可參以樂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故不去身非特為飾亦有玉聲鏘鳴中於五音近於樂也

長樂陳氏曰君無故王不去身禮也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去琴瑟樂也鍾尚羽而象地磬尚聲而象水皆特縣之以致用也瑟亦琴類也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耳樂之大者在鍾磬大夫以智帥人之大者也故不徹縣其常御者在琴瑟士則事人有常心者也故不徹琴瑟禮書嚴陵方氏曰故猶事也必謂之故則以有所因為有吉事而謂之故者有凶事而謂之故者王制言諸侯無故不殺牛蓋吉事故也先儒謂祭饗之類是矣此言君無故王不去身蓋凶事故也先儒謂災喪之類是矣雖或吉凶之不同然有所因則一而已是以同謂之故也夫公侯山玄大夫水蒼士璫玟則玉固上下之所通用也詩言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又言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則琴瑟亦上下之所通

御也經之所言亦隨其輕重而繫之耳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鄭氏曰再拜稽首起敬也必請必告臣不敢自尊也私行謂以已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告反而已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士饋獻之事有獻者謂士有物奉貢於君他日別日也安取彼猶云何處取彼物問何處得前所獻之物士卑德薄嫌其無有也不即問而俟他日者士有貢獻乃自致於外而不敢見恐君答已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對謂對得物所由也大夫私行謂非為君行也疆界也既非公事故宜必請也然大夫無外交而

此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但不得執交於外耳大夫還必有獻士告反而已行還而君若慰勞已之勞苦則已拜之若問其行拜竟而起對大夫士通如此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恩也

藍田呂氏曰君之於臣雖名位有等而所以上下相交不間於貴賤故雖士亦有獻於君焉皆所以達臣子若養君親之誠心而不可却也

嚴陵方氏曰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故臣之事君出必請反必告焉他日者以今日為正故明日之後為他

石林葉氏曰臣從君之朝聘有私覲則為外交以其貳命之事也其在國則有私行而不為外交以其順已之事也然而大夫成德之爵君以賢而尊之不有薦饗則無以重

君之答已故反必獻士則職位為卑君所以不答拜也故反必告然則士之出與大夫同其反與大夫異者尊卑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卑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故士有獻於國君問曰安取彼古之獻於君也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士親而君必問之者蓋所謂親者非親進之親致於將命者而已古之為臣也無私行出疆之禮告於君而後可也臣之於君子之於親一也子之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或有賜焉必獻以示不敢有已而無私蓄也臣於君亦然獻則必告告則不必獻於大夫言有獻於士言告以大夫德足以致人之儀物也聘禮使者歸若有獻則告曰某君之賜也則大夫有獻不特施於私行而已聘禮君使

宰賜使者幣則君於大夫之獻不特受之而已聘禮君答拜此不言者君於大夫無所不答拜於士為介則答拜於行則不答

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之義臣無竟外交此云私行出疆非正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

鄭氏曰柰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殷勤之言國君死其所受於天子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士死其所受於君眾謂君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孔氏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去國臣民止留之辭及死其所守之事柰何猶言如何也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

知有去國之義也大夫士去國皆謂三諫不從及以罪見黜者大夫無社稷故云宗廟雖無臣民而屬吏止之也士亦有廟辟大夫故言墳墓亦與大夫互言也孝經云守其祭祀今不云祭祀者明雖去此之彼猶得祭祀但墳墓不隨耳國君以社稷為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大夫當國有寇難必率眾禦之以死為度

藍田呂氏曰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忠厚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墳墓為言者皆指其所本也先王之建國必為之置社稷使其君守之為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為言也大夫之有宗廟士之保其丘墓義亦猶是大夫士則有以道去其君諸侯有國受之於天子有死而無去也然此去者國滅君死正也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則雖有不安其國致位而去特一身去就而已是亦有可去之

義禮所以有寓公也人臣受命於君有死無二而已君之
 有社稷受命於天子者也大夫之眾士之制受命於其君
 者也故人臣敬君莫先於敬命棄命不死不敬莫大焉
 長樂劉氏曰社稷危而不可存則國君死之民眾危而不
 可保則大夫死之禮制隳而不可固則士死之蓋國之治
 亂以禮制為本而國君大臣隳之則士也必以死爭焉君
 以民眾為基仇敵侵而伐之則大夫以死捍焉民人以社
 稷為主仇敵攻而取之則國君以死守焉

長樂陳氏曰孟子謂滕文公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
 效死勿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春秋傳曰凡諸侯之大夫
 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去宗廟此重去宗廟之義
 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去則以私
 止之仁也死則以公責之義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

已矣則正於義而斃與夫正於禮而斃一也國君死社稷
 而太王去豳大夫死眾士死制而管仲不死子糾何也曰
 死社稷則為民而已去豳以為民雖不死可也死眾死制
 為君而已死而非為君雖不死可也彼紀侯之大去其國
 囊瓦之逃吳則異乎此矣然君子之謀國家也其勇足以
 無敵其智足以折衝豈以死為善哉記之所言特其所守
 者當然也

嚴陵方氏曰國君既曰死社稷而大夫士不曰死宗廟墳
 墓何也蓋止其去者存乎私情死其事者存乎公義宗廟
 墳墓則身之所自出特在乎私情而已獨國君一以社稷
 為言者以有國之尊無適而不以公故也國君所以重社
 稷如此而太王得以獨去者蓋此之所言者禮之經彼之
 所行者禮之權也太王合於義禮故孟子告滕文公以

擇於斯二者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鄭氏曰天子予一人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孝王某嗣王某天王某甫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也畛致也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祝告致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余予古今字畛或為祗

孔氏曰自此至亦名之論天子稱謂之事擯者稱天子以四海難伏宜尊名以威臨之也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為天所命子養下民此尊名也授政謂授所縣象魏之法於諸侯也任功謂使人專掌委任之功若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也予我也予一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自謙損也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踐履也阼主人之階也天子升阼階臨郊廟之祭也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祝辭云孝王某某為天子名也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鄭謂不敢外內者若宗廟內事祭辭稱孝山川嶽瀆祭之在外而辭稱嗣今天地社稷既尊祭之在內而用外辭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至若巡守徧於方嶽臨視諸侯凡所過山川悉不親往使祝致辭故不稱名而曰某甫云某是天子之字甫是男子美稱猶尼父類也鄭註鬼神謂百辟卿士者蓋謂昔

為諸侯卿士者也

藍田呂氏曰名者人治之大不可以不正也君子之有是名必有是事非守空名以示人也一人之身而名有異者內外尊卑人神死生之際不可以無別也此章所記皆天子之名其所以別者以此也君天下曰天子言天下者外薄四海兼夷狄之稱也古者於中國稱天王於夷狄稱天子夷狄者聲教之所不及非王法所能治故不稱天王而稱天子言天無所不覆也天子者繼天而王者也稱於夷狄則曰天子天子外辭也稱於諸侯及臣下則曰予一人內辭也予一人猶言孤與寡人也不敢以勢位驕人自比一人而已書所稱予一人大抵皆告諸侯之言分職授政任功則凡所以命諸侯命諸臣者莫不然也鬼神之神在諸侯竟內者天子不親祀也曰有天王某甫有司不敢名君

而告神又不可以無字也畛於鬼神者接於鬼神也畛猶畦畛之相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也

長樂劉氏曰王畿五服之外蠻夷之君朝貢於王而擯者稱天子以對之也以其不知禮義之所尊而戴者獨天爾故稱天子以臨之不失其所畏也朝諸侯謂分土為九州以封五等之國千有七百七十三國四時各以其職來朝於王六年而後徧也分職謂設六官以法天地四時各專其職以考天下之教而黜陟幽明之也授政謂頒禮樂之成法致中和於庶民也任功謂建邦之六典以任天下之才而興功立事也凡此三者天子所以役中國之賢才措生民於皇極者也乃尊尚其德而謙抑自卑是以自稱曰予一人也

嚴陵方氏曰職欲各有所尊故曰分政欲一其所出故曰

授功欲能有所勝故曰任分職然後可以授政授政然後可以任功故其序如此蓋所以朝諸侯之事不過是而已
 眡於鬼神者謂若巡守望秩於山川也望秩之禮必於野外故以眡言之眡蓋田間道也祭於眡則謂之眡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天子之適諸侯非其常也蓋有時焉故於此特言有焉此皆祝者之辭也

石林葉氏曰嗣天正位以覆養其生類則曰天子故君天下則稱之所以親之也崇高富貴而天下無與敵其尊則曰予一人故分職授政任功則稱之所以尊之也上順天命下得人心曰天王故踐阼臨祭祀諸侯眡於鬼神則稱之

廬陵胡氏曰覲禮諸侯至郊稱王命以勞之知其順命於王所則稱天子賜之舍

講義曰天下謂四海九州之遠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者皆是也君臨天下則本於天命以為天子故稱天子焉朝諸侯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分職謂禹作司空契作司徒臯陶作士之類授政謂汝平水土汝播五穀汝敷五教在寬之類任功謂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之類分職則辨其職任授政則命以政事任功則責以成功皆所以治百官也

四明沈氏曰曰天子則非自私之辭曰予一人則非求助之辭位不可以已有所以歸之於天權不可以人有所以執之於已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鄭氏曰天王崩史書策辭也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也

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孔氏曰自上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復招魂復魄也精氣為魂身形為魄人命終罪精氣離形臣子罔極猶望更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一人而已故止呼天子復也告喪謂天王崩遣使告天下萬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若文帝武帝之類也 崔氏曰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廟主曰帝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

以為法也

藍田呂氏曰書崩及告喪皆曰天王史書策告臣民之辭也復曰天子告天之辭也假至也猶易所謂王假有廟詩所謂來假來饗莊子亦云登假於道是也體魄則降魂氣在上詩云三后在天書曰殷先哲王在天言其精神升至於天臣子不忍斥言故婉其詞也先儒以假為遐音恐未然也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祔於廟之詞也周人卒哭而祔殷人練而祔蓋祔而作主始入於廟曰帝者同於天神生事畢而鬼事始也鬼神莫尊於帝以帝名之言其德主以配天也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稱帝

嚴陵方氏曰天王崩者史之所書而以尊大稱之也

廬陵胡氏曰遐遠也竹書紀年帝王沒皆曰陟陟亦登也

中山成氏曰主用木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人之生無不

死者天子之主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五達相通漆

書其諡故曰神主葬後孝子之心因無所覩故以神主也

主之狀古今異制不得以新禮求之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氏曰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

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晉

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

孔氏曰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云予小子者言

我德狹小也鄭引春秋文九年公羊傳文證天子三年之

內稱予小子也嗣王既呼為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諡為

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

藍田呂氏曰天子未除喪而沒則其祔也不曰帝而曰小

子如晉有小子侯之類蓋在喪當稱子故也春秋書王子

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詞異也此云予小

子者予衍文也詩書所載予小子之稱不必未除喪之稱

此又承措廟立主曰帝之文而言也則非自稱之詞故知

無予字也生死皆名之曰小子王不稱帝不立諡未成為

君也

廬陵胡氏曰案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尸天子位

豈俟踰年也三年之內王自稱不曰王爾臣下未嘗不稱

曰王也王乃反喪服是也鄭又云謙未敢稱一人康王何

以稱一人釗也

寢者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東西南北中央各一順四時居之六月居中央通名燕寢后妃以下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餘見周禮九嬪註

藍田呂氏曰后以配天子夫人視三公其名與諸侯之妃同世婦視大夫其名與大夫妻同九嬪於昏義視九卿位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異代之制也妻即昏義所謂御妻視元士名與士之妻同妾則昏義所無蓋其賤者以視庶人

嚴陵方氏曰后以承繼為義以其聽內治有君道故也

馬氏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此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蓋昏義言後宮之治故兼天子后言之而備六宮之數而妾不預焉曲禮言後宮之位故

止言天子而備六宮之名則雖后之尊亦曰有后而妾之賤亦預焉

廬陵胡氏曰隋唐以後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則夫人也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則九嬪也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是代御妻六尚分典乘輿服御則妾也大抵踵周官之制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鄭氏曰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曰

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眾謂羣臣也五官於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則皆屬司徒六工於周皆屬司空土工陶旅也金工築冶鳧臬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孔氏曰殷家六卿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大宰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但大宰既尊故先列之并顯大宰之下所隸屬之官大宰既法於天故同受大名云六大也上典是守典之典下典是典法之典立此六官以守主六事之法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不

云建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陽故一卿以攝眾地官卑陰故五卿俱陳也不云地者與前互也天尊故沒其數地卑故明言其五典司五眾者言用此五官使守其所掌之羣眾也然此五官亦各有所領羣眾如大宰領大宗以下也而不條出其人者略也天言六典地言五眾者互言也殷既法天地立官又為萬物立府司土於周為土均主均平地稅之政令司木於周為山虞虞度也主量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司水於周為川衡衡平也掌巡行川澤平其禁令司草於周為稻人掌稼種下地及除草萊司器於周為角人掌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供為器用司貨於周為什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守禁以時取之以共器物金玉曰貨故稱貨人立此六官使各主其所掌職也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為器物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考

工記陶人為甌旅人為簋即土工也築氏掌為削削謂書
 刀治謂煎金石冶氏掌戈戟故因呼煎金為冶鳧氏世能
 為鍾以供樂器臬氏世能為量器謂豆區黼鍾之屬段氏
 主作錢鑄田器桃氏為刃刀劍之屬此即金工也玉人作
 圭璧磬人作磬玉及磬出於石此即石工也輪謂車輪輿
 謂車牀車難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輿不同弓能
 作弓者廬能作戈戟秘者匠能作宮室之屬者車謂能作
 大車及羊車梓謂杯勺筍虞之屬此七物並用木皆木工
 也函謂能作甲鎧鮑謂能治皮作甲鞞謂考工記鞞人為
 臯陶鼓謂能以皮冒鼓者韋熟皮為衣及鞮鞞者裘謂帶
 毛狐裘之屬者考工記韋裘二職存此物並用獸皮即獸
 工也草工謂以萑葦作盛食之器及葦席之屬也立此六
 工使典制六府之財物也五官致貢謂上天子五官司徒

以下故下云五官之長曰伯大宰總攝羣職總受五官之
 貢故不入其數

藍田呂氏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大宗以
 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太宰者佐王代
 天工以治者也大宗掌事鬼神者也大史掌正歲年及頒
 朔則奉天時者也大祝所以接神者也士者即周司巫巫
 所以降神者也大卜主問龜所以求神者也六者皆天事
 也人事也人事可變天事不可變者也周官司士則夏官
 之屬此別出司士為一官者司士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士
 庶子之數則所統有衆與司馬司徒司空司寇略等矣所
 以並立為五官也司徒之衆則六鄉六遂是也司馬之衆
 六軍是也司空之衆百工是也司寇之衆士師司隸之屬
 是也故曰典司五衆六府者主藏之官斂藏六者之入以

待國用者也農以耕事貢九穀則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
貢木材則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則司水受之圃
以樹事貢薪芻䟽材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
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則司貨受之周官司土則廩
人倉人之職司木則山虞林衡之職司水則澤虞川衡之
職司草則委人之職司器司貨則王府內府之職所入者
乃農圃虞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六工者飭材
爲器以待國用者也莖以萑葦莞蒲管蒹之類爲器用者
六工所治之材各有不同故曰典制六材歲終則司徒以
下五官各致其功以獻於王故謂之享王得以行其誅賞
大宰不貢者周官大宰詔王廢置則殷制亦然也
長樂劉氏曰此殷之官制也雖與周官不同然自唐虞以
來建官之義莫不稽古而法天地四時以分其職雖則名

稱有所變更而法象未始有異是故羲氏和氏天地之官
也四岳四時之官也夏因有虞之制甘誓曰大戰于甘乃
召六卿是也殷之大宰大宗司徒司馬司空司寇乃周之
六官也而記者參以其屬義雖大小不貫而天地四時以
成變化之職理自有倫矣而䟽謂立六大以法天之六氣
置五官以法地之五行者非也陰陽之本一氣也判而爲
陽所以作天爲陰所以作地二氣互有升降乘其分至以
爲四時四時以言其氣也五行以言其形也六典者象乾
所以始萬物之法也故天官掌之五衆者象坤所以成萬
物之法也故地官掌之而承之以六府六工則變化養吾
民者莫不備矣書不云乎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
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夏承
虞官所致如此舍天地四時其能爾乎

山陰陸氏曰司徒教官也司馬政官也故五官一曰司徒次二曰司馬有教有政而後事可立故次司空事立矣則以禮文之可也故次司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故次司寇以司士代宗伯者以司士所掌與禮相通也六典書也五衆則其人焉五衆謂若大司徒大司馬典司小司徒小司馬之類不言大宰大宰典司六卿五衆有位者六職則其職而已考工記曰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土工蓋搏埴之工金工蓋攻金之工石工蓋刮摩之工木工蓋攻木之工獸工蓋攻皮之工草工蓋設色之工若以藍為青以蒹為紫以蒨為紅以萊為黃之類是也或曰草讀如字今俗作皂非正也殷人尚質故設色之工謂之草工

石林葉氏曰自夫人以下至草工其分列之先後與名號

之異同亂於周官之序宜康成以為殷禮也蓋治天下必自內始夫人嬪妾莫不有所司而不言司者以其主於內而已內治則家道正可以推而及國大宰王者所賴以治國也故建官特先之其屬則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皆有書故言六典六典所以奉天道也天道主之以天官而地道不可以無職故次之以司徒司徒所奉者地道所掌者邦教也有教不可以無政故次之以司馬司馬所掌者邦政有政不可以無事故次之以司空有政事則財用足人輕於從善而恥於犯法也故次之以司士正羣臣之版以詔爵祿終之以司寇詰邦國之禁以刑暴亂五官各率其屬而治故言五衆所以奉地道也天官先大宰以奉天道地官先司徒以奉地道人君於是可以輔相裁成之時也然而萬物生於天長於地人所賴以相養不可不急於

先務故六府典司六職六工典制六材亦先王之智急於成物以養天下也是以土也木也水也草也器也貨也聚之於人則曰六府分之於所治則曰六職金也土也石也木也獸也草也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府以聚其物而後命官以分治故後言六職材必待人而有成非人則不能成其材故先言六工治天下至於萬物各得其成材此先王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治也雖然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五官各致其貢以通於王六職所分者內事則獻事六大所職者邦治則攷治五官所職者眾則獻功六府所職者物則獻業王於是攷其貢而加之黜陟此所以道揆於上法守於下為治之所以成終成始也故曰五官致貢曰享貢言其造於下而有所進

享言其通於上而有所舍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治紀於遠後世之治紀於近紀於遠者其事本於天紀於近者純乎人事而以法天參焉堯典之書首以命羲和為事舜典之書首以齊七政為事洪範之書以五行為首凡此皆紀於遠而本於天者也及其弊也神人雜亂而詭怪妖異之患興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則堯時已然矣後世寔失其故則為治者皆紀於近純乎人事不復知天矣董仲舒對策專談天人猶此意也然得於漢儒災異之說失之詭僻不經君子無取焉由於不知上世之故是以若此紛紛也今此建天官先六大與堯命羲和舜齊七政洪範首五行之意無異也

吳氏華曰以郊子所言官名攷之其言少吳氏之官名則曰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

司寇也鵠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官之名實與曲禮鄭註周制同

長樂陳氏曰大宰理天道者也大宗大史大士大卜大祝知天道者也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理人道者也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職地物者也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飭地財者也以六大爲天官則五官人官也以六大爲先則天官不特六者而已昔少昊氏天官也五鳩氏人官也五雉九扈地官也是官之取義於天地人古有之矣以物致獻曰貢以儀飾貢曰享禹貢貢金玉蠙珠之類是也貢言其物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是享言其儀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曲禮以夫人至於妾亦五等自六大以至六工亦五等此皆謂之五官也然五官致貢與五官之長所謂五官者則諸

侯而已蓋以其有所候則曰侯以其有所主則曰官以物供上曰貢以儀致貢曰享禹於九州之物言貢是貢言其物也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是享言其儀也攷之周禮凡官府所供謂之獻邦國所供謂之貢則致貢曰享爲諸侯之事明矣

王氏曰宰者治之密也以治事神之事宗者理之會也以治事神之禮史尚其文也以治事神之辭祝將其命也以致事神之言士察也以察禋祥之變卜占也以觀龜策之告此事鬼神之官故曰六大祀國之大事故也司徒以治萬民司馬以掌邦政司空以掌邦事司士以掌邦刑司寇以除盜賊此治萬民之官也故曰五官官者有所主也司土至司貨主地事之官也故曰六府府者物之所聚也土工至草工治其物而已故曰六工此商制也周則以爲

天無所不統猶治之於國故掌治曰天官地能作成萬物之材猶教之於人故掌教曰地官春則四時之氣為和而萬物得之以交際猶禮之通神人和上下故掌禮曰春官夏則使萬物莫不正猶政之於天下故掌政曰夏官秋則陰用事猶肅殺成萬物故掌刑曰秋官冬則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猶事之終則有始故掌事曰冬官商尚質故正其名周尚文故象其意先王建官以代天工也其因其革亦以天而已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鄭氏曰五官之長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二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或為氏曰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孤總論二伯及州牧諸侯稱謂畿外之大莫大於二伯故此先言之五官即司徒以下五官也云長者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即三命加一命出為分陝二伯者也伯長也言此二伯為內外官之長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擯謂天子接賓之人若擯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為天子之吏亦當言名記者略之擯呼在朝三公為天子之吏然玉藻伯曰天子之力臣者謂介傳命稱天子力臣擯者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鄭引春秋三吏證呼三公並為吏之意也若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為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伯舅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為伯舅

案晉文公為二伯左傳僖二十八年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也昭九年云伯父惠公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以晉為州牧又為二伯也周公分陝為二伯詩稱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也晉文侯仇為伯而尚書云父義和不云伯者親親之也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則自謂天子之老係於天子威遠國也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內如周公食邑於周嚮國外之人其自稱曰公也其國采地內也與采地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既主分陝又在王朝嫌不正為采地君故明之也

藍田呂氏曰唐虞建府內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治天下有二道總治於內者有百官府分治於外者有諸侯故聽百官府之治者謂之百揆考諸侯之治者謂之四岳

四岳雖主治諸侯而亦處於內天子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非巡守之歲則四岳考事而已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即唐虞之州牧也雖周亦謂之牧大宰所謂建其牧周官所謂六卿分職以倡九牧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謂之二伯二伯即唐虞之四岳也王制者雜夏殷周之禮故與唐虞及周小異也此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乃殷人之制即四岳二伯之任也周以三公為二伯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此所謂五官之長亦三公也五官即六卿也周官立三公三孤于六卿之上即五官之長也伯仲叔季伯為之長則凡稱伯者皆長也二伯者天下諸侯之長也職方者如周公左召公右各主治其方也九州之長即八

伯兼王畿而言故謂之九也玉藻云伯自稱曰力臣蓋自
 卑之稱也擯者傳命曰天子之吏吏治事之稱各有所當
 也父者同姓之尊稱故父之昆弟皆謂之父舅者異姓之
 尊稱故母之昆弟與男子謂妻之父女子謂夫之父皆謂
 之舅天子謂二伯之同姓者為伯父異姓者為伯舅天子
 之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自稱於異邦
 曰寡君之老大夫士家臣之貴者亦曰老老亦長也
 嚴陵方氏曰五官之長曰伯者即王制言三公分天下以
 為左右曰二伯是矣蓋其爵則公其號則伯故也是職方
 者以其分職於左右而主四方之諸侯故也然與周官所
 謂職方氏者名義雖同而大小異焉擯則於賓執事之人
 也以二伯之尊於天子有賓道故傳辭於天子而其人謂
 之擯也天子有同姓有異姓有庶姓同姓則伯叔之國是

也異姓則昏姻之國是也庶姓則既非伯叔之國又非昏
 姻之國矣謂之異以於同姓為別故也謂之庶以於同姓
 為衆故也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此其辨
 天子之老者老為年長之稱言雖為五官之長非以其德
 也特以其年而已故謙辭如此

長樂劉氏曰昔三代聖人行己之法必稽於古首出庶物
 而不敢自尊也德配二儀而不敢自大也莫尊乎父而謂
 同姓三公為伯父莫親乎母而謂異姓三公為伯舅非徒
 自示寡昧卑己以尊賢也蓋以億兆之命舒慘繫於一人
 政教之源治亂根於一德非屈己以下賢崇道以率衆未
 易化也是以於九州之伯同姓者謂之叔父異姓者謂之
 叔舅焉

長樂陳氏曰公加命為伯伯之為任上則與王同體無為

而論道下則與王異用有為而分職故在鄉則分鄉在天
 下則分方其分鄉也周禮所謂二鄉公一人是也其分方
 也禮記所謂二伯分天下為左右是也蓋二伯之於天下
 無所不總故無事而無非事無職而無非職此所以坐論
 作行皆所豫也古者之維邦國也不特二伯而已其下又
 有牧伯焉成王謂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詩曰郇伯
 勞之詩序曰衛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則周之牧亦謂
 之伯矣蓋長人謂之伯養人謂之牧則伯以其體仁而言
 也牧以其施仁而言也先王所以維邦國者無他本之个
 而已矣

廣安游氏曰此以下具言諸侯牧伯以及於夷狄之長庶
 方小侯之名稱古者封建有官有職有同姓異姓之親曰
 牧曰伯官也曰公曰子爵也曰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親也

天子之三公及二王之後稱公餘則以國大小列為侯伯
 子男在四夷有子男而無侯伯此其為爵之法九州各建
 其牧九牧之職各治其州之諸侯二伯之職分治九州之
 牧書曰以倡九牧是也九州之牧各擇其賢侯為之而二
 伯則三公為之此其分職之法也方三代封建之始也其
 所封也非王之父兄子弟則其昏姻也非昏姻則謂之庶
 姓庶者卑之也其言庶方小侯猶言庶姓也國大而爵尊
 則以伯稱之而為二伯者必國大而爵尊者也國差小而
 爵差卑則以侯稱之而為九州之牧者必國差小而爵差
 卑者也國大而爵尊於外曰公公固其本爵也國差小而
 爵差卑於外曰侯侯固本爵也因其國與爵與為伯叔之
 稱所以皆稱父者假以成王言之當時諸侯所謂文之昭
 也則其諸父也齊王舅也於周世為昏姻稱父云者皆本

其始封而言稱舅云者本其昏姻而言此其親親之等也古者君臣之際有親親之道焉有賓主之道焉有君臣之道焉三者並行所謂至文也後世君臣之際尊卑相臨親親之道喪而君臣之恩乖賓主之道喪而君臣之禮廢恩禮交亡所恃者薄而專從事於法矣

山陰陸氏曰老以德齒自稱吏猶言力臣也牧亦應如此而於此見之崇方伯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鄭氏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二王之後不為牧

孔氏曰殷曰伯周曰牧此云牧據周禮也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為牧若入天子之國則自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周禮八命作牧是也伯不言入天子之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此不云擯於天子者記者略之也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叔小也若呼為伯則亂於分陝若猶呼本稱則不見其異故呼為叔亦異常也外謂其所封外九州內也自稱曰侯侯是本爵不云自稱承前可知若與國內臣民言猶自稱為君也

藍田呂氏曰牧者九州諸侯之長也各有所封之國所謂其國者所封之國也於外者非所封之國而在其州之內也曰公曰侯者以爵稱臣民之辭也曰君者以事稱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位尊卑而別也必謂之父

與舅尊之親之之辭也覲禮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天子所以待天下諸侯大國之禮視三公小邦之禮視九牧也

石林葉氏曰伯則其道足以長人雖五官莫尊於大宰而亦無以先之故內不以稱者以其長人之道足也牧則其道足以制人而已雖為長於九州而入天子之國則止稱牧者以其長人之道未足也惟其未足故擯於天子自稱於諸侯則無異辭惟其足也故擯則屈而言吏言天子之所使也自稱則伸而曰老言天子之所親也至於在外曰侯在國皆曰君者以其受爵雖異而南面以臨臣民者非異也

嚴陵方氏曰五官之長與九州之長皆長也五官之長則曰伯九州之長則曰牧者長五官者統謂之長也長九州者各為之長而已此大小之別歟五官之長曰伯則天下之通稱也九州之長曰牧則獨施於天子之國而已施之天下則與諸侯同其稱可知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則曰天子之老而九州之長不言自稱者亦與諸侯同其稱可知入天子之國曰牧亦擯者之辭矣而不曰擯者於天子有賓道唯伯之尊足以當之故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鄭氏曰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稱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

孔氏曰此不知幾國立一人卑不得名為牧又不得謂為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本爵是男亦謂為子舉其高者言之也或有多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守子男以卑遠故也

藍田呂氏曰九州之外即四夷也選諸侯而統之如九牧之比謂之子所以別於中國也不穀猶言不肖也不稱寡人辟中國諸侯也於外者非其國而在所統四夷之中自稱曰王老猶言天子之老也嫌其遠於王化故以王明之猶言四夷來王荒服者王也

嚴陵方氏曰其在夷狄戎蠻以其在九州之外既卑且遠不得與中國同其名位故雖疆域之大爵不過子也則與曰伯曰牧者異矣九州之內爵號既尊又難為二而詳九州之外爵號既卑又合為一而略蓋華夏蠻夷之辨也稱

王老則與五官之長稱天子之老同義

長樂陳氏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故先王之於中國則疆以周索尊其官師以強其幹於夷狄則疆以戎索卑其官師以弱其枝此所以治六鄉以天子六卿治九州以諸侯九牧九州之外疆域雖大爵不過子也大者不過曰小侯入天子國止曰某人者又所以略之也子若春秋書楚子吳子邾子杞子是也某人若春秋書邾人葛人來朝是也杞邾之類非夷也以其用夷禮猶且大者稱子小者稱人則先王之所以卑夷狄可知也伯稱天子之老夷狄之長稱王老者先王德以柔中國威以制夷狄則稱天子老者以柔御之也稱王老者以大臨之也老子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蓋孤甚於寡寡甚於不穀夷狄之大者稱不穀小者稱孤乃其稱也玉藻諸侯於敵以下曰寡人臧文

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故春秋之時宋公以大水曰孤實不敬鄭伯以楚兵之加曰孤不天是諸侯之稱寡人者禮之常也稱孤則特變而已若夫小國之君與夷狄之小侯則以稱孤為常故玉藻言小國之君曰孤

長樂劉氏曰九州之外四夷之君其國雖大天子必選其賢者命之為子春秋所書楚子吳子皆天子命之為蠻夷衆國之牧伯者乃得自稱曰子也故其於封竟之內自稱不穀於外鄰國自稱王老榮於中國之命以鎮乎四夷也石林葉氏曰四海之外先王所主者略故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使之自長其類而已夷蠻戎狄能自養其類則皆通曰子子言其道足以養人此吳楚雖大亦稱子也至其朝則在九門之外故不言入天子之國於內曰不穀示不足以為養人也其反而歸國出於四夷之外則曰王老示有

所歸往而親也內稱不穀屈四夷之德於中國外稱王老大中國之德於四夷也

山陰陸氏曰公羊傳曰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不言入天子之國亦卑遠之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鄭氏曰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子舉尊言之

孔氏曰庶衆也小侯四夷之君非為牧者也以其賤故曰

衆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六服之內

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既舉大國之子

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故於此略

之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

或子或男今言子是舉其尊稱若男亦稱子也若自與臣

民言則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也

嚴陵方氏曰庶方小侯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蓋五等之爵通謂之諸侯入天子之國則曰某人則不以其爵稱且賤而略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以入內則屈出外則伸故也小侯亦有男特舉子以槩之耳於外曰子而不言自稱則人稱之故也自稱曰孤而不曰內外則通內外可知

石林葉氏曰庶方小侯乃所謂附庸之君也其地處乎中國而其朝異乎四夷故得入天子之國以其道止足以自為故曰某人能自為矣亦可推而養人故於外亦得稱子不足以養民則民將去而無輔矣故自稱曰孤孤則甚於不穀也先王正名號如此而後世稱謂猶失其真又況謙德以自遜也

長樂陳氏說見前

藍田呂氏曰自稱曰孤又下於王老也春秋楚子稱不穀從其稱也齊桓公對楚屈完稱不穀以自卑之辭荅楚也魯弔宋災宋閔公稱孤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亦自貶之稱也

金華邵氏曰五官致貢曰享以下至此皆因其人而定其所稱之名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聖人所以汲汲於此者非較輕重於一言一字之間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氏曰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

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四時朝覲宗遇之法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鄭註如今緋素屏風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戶牖之間謂之依天子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其禮諸侯來朝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辟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日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質明諸侯禪冕先釋幣於其齊車之行主天子衮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

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授也擯者命外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王既受玉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并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此為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註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而近應門矣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此是春朝之禮陽生之

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也鄭謂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者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臯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又為外故文王世子云朝于外朝則以官是也諸侯入廟門更服朝服執贄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曰序進覲位于廟門外而序入者其宿受位次在廟門外至上擯進之乃於位次第而入故云序入也當依鄭註周官宗伯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蚤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曰盟言朝覲會同聘問盟誓之所以名也古者謂相見曰朝相問曰聘臣見於君子見於親賤見於貴皆謂之朝以朝暮別之則朝見曰朝暮見曰夕以春秋別之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然考之舜典二月東巡守肆覲東后則春亦曰覲蓋朝覲互名至周始以春秋別之又有夏宗冬遇以備四時之朝又曰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則四者非獨時異事亦異矣此章天子之立有當依當宁之別其朝位有諸侯北面及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別則朝覲之禮非獨事異儀亦異矣

長樂陳氏曰依即辰也宁即著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天子於朝覲未嘗有當宁之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

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明堂位三公北面諸侯西面諸伯東面諸子東北面諸男西北面特射人掌羣臣見王之位諸侯北面焉則諸侯之於朝覲未嘗有北面之禮記之所言非周制也古者冠禮冠于廟聘禮享于廟禘而發爵服嘗而出田邑發秋政出而治兵入而策勲莫不一於廟凡以尊重事不敢輕之已矣豈獨覲禮然哉 又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吳王背手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䟽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䟽屏䟽通之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以其一於北面故通謂之諸侯以其分於東

西故有公侯之異稱也東面則位於右西面則位於左處氏曰禮之所言蓋夏殷之制也然夏殷之制覲禮必當依而立者秋主擘斂故入而當依春主發散故出而當宁順天氣也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諸公位尊故立於西以賓禮待之也諸侯位卑故立於東臣統於君也凡此皆在治朝之儀而已鄭康成以謂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且言朝則受贄於朝受享於廟覲則一受之於廟此乃泥於覲禮之文事畢又肉袒於廟門之東故強立此說夫以記禮所言皆非周制而強以儀禮釋之不亦膠乎

廣安游氏曰夫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相臨之禮則無以見大君之尊不有賓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恩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

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昏姻焉三王家天下所恃以為天下者不獨特其利勢也天子以親親之恩而臨諸侯諸侯亦以親親之恩而報天子上下相睦同獎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統於一聖人固以為不可天子之尊諸侯之卑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舅甥昏姻相去之遠而久不相見於其來朝忘親親之恩專以分臨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於此此親親之恩賓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覲禮之受於廟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聖人待諸侯之禮備矣江陵項氏曰朝以行禮覲以獻功行禮則異等威辨儀物盛朝會之禮以示衆庶故君於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之於內而一其向也朝者正禮之名覲主於見而已或以明堂位天子當依而

諸侯分班遂疑曲禮為夏殷之制此漢儒遜辭也明堂位之辭不可盡信但亦當存之以備參考耳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鄭氏曰及至也卻間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

孔氏曰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以遇禮簡易也會謂及期之禮卻間也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閒暇也遣大夫往相存問則曰聘聘問也約信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為信知此則用誓涖牲者盟所用也涖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皆諸侯事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

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讀書
知坎血加書者見僖二十五年左傳又襄二十六年歃用
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云贊牛耳馘用左耳故知用
左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以玉敦辟盟又玉府共珠槃玉
敦是也知口歃血者襄九年左傳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
是也盟牲所用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
人以雞又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鄭伯使
卒出豶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
以豶而戎右云贊牛耳又左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
人君盟當以牛也

藍田呂氏曰會遇聘問誓盟皆諸侯之禮也古者諸侯無
事則相朝不相朝則相會不相會則聘有大事則天子方
伯誓之皆所以講信脩睦以交四鄰者也盟詛之事其起

於衰世乎先王之治諸侯命方伯連帥以統制之同志協
慮以勤王事有不帥者則奉王命以討之雖有盟詛且將
安用及王政不行大不字小小不事大天下解弛不相維
持伯者於是假仁義之事帥諸侯以事天子約不深則情
不齊於是盟詛焉政雖不自天子出猶有至公同好之情
故葵丘之盟足以合天下諸侯猶無異心五伯旣衰則結
私黨執私仇心不同而要之於神雖盟不信此大亂之道
也周官雖有司盟之官疑非治世之事也諸侯惡其害已
而去其籍非特去也附益者有焉此詩所以非屢盟春秋
之書盟所以多譏也時有緩遽則儀有詳略故會禮詳而
遇禮略也問有大小則文有隆殺故諸侯使大夫問於諸
侯曰聘小聘曰問也誓有輕重則約有淺深故誓約之淺
盟約之深也期而相見曰會日有期地有所也卻地者竟

上之地也其時緩則禮宜詳也不期而相見曰遇如邂逅
 適相遇然日無期地無所其時遽則禮宜略也公羊傳齊
 景公之唁魯昭公以人為蓄以辟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
 相見遇禮非皆然也其略有如此者久無事曰聘聘大禮
 也小聘曰問禮有殺也約信曰誓古者舉大事以齊眾皆
 有誓舜征有苗禹誓于師啓伐有扈以誓于師湯誓泰誓
 費誓秦誓皆有書周官則祭祀師役莫不誓也

長樂陳氏曰盟會或眾遇不必眾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衛侯遇于垂是遇不該於眾也周禮有盟邦國有盟
 萬民春秋有諸侯會有大夫會有兵車會是盟會有大小
 而該於眾也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
 此小事大之禮然而會遇盟誓之禮未嘗弛於天下將使
 夫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天下為一家而無異

俗中國為一人而無殊心則會遇盟誓之輔於教也豈不
 懿哉若夫會而民畔誓而民疑則非會誓之過也作會誓
 之罪也今夫聰明出於性好惡出於心作聰明亂舊章則
 好惡不足以遵王之道路又況作誓會者哉荀卿不知乎
 此以為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誤矣 又曰周禮

有盟有詛則盟詛固有大小矣王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
 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
 盟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寘之於坎加書其
 上槃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軟小者亞之
 有玉帛以禮明神有桃茢以祓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於
 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
 共祈酒脯則既殺以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後也王巡
 守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

侯其神主月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瞶與伯姬輿殺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春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辱人以城下日以長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遇者見而非約故未及期相見曰遇而與周官冬見之遇異矣會者衆之所聚故相見於卻地曰會而與周官時見之會異矣聘言有所與故使大夫問曰聘而與王制比年之聘異矣蓋冬見之遇時見之會比年之聘諸侯之所以事天子也未及期之遇與卻地之會使大夫

之聘諸侯之所以交鄰國也此其所以為異

廣安游氏曰古者諸侯朝聘會盟之禮不可以闕一也傳曰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蓋朝聘會盟所以經其事序其經共其序明其共者也故歲聘以志業聘禮苟廢是謂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間朝以講禮朝禮苟廢是謂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再朝而會以示威會禮苟廢是謂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盟禮苟廢是謂有威而不昭明共則不明不明則棄其共不共則棄其序不序則棄其經不經則棄其事所以百事不終所由傾覆者為此言朝聘會盟之

不可闕一也三代之時天子之臨諸侯有朝焉有會焉有聘焉朝者諸侯朝於天子也聘者諸侯使大夫聘於天子也會者天子會諸侯於所期之地有盟焉有誓焉此天子諸侯朝聘會盟之禮也此經則諸侯朝會誓盟之法也此經於天子言朝覲而不言聘會誓盟於諸侯言聘會誓盟而不言朝互相備也諸侯之事天子以尊卑言之其禮主於朝有時不朝則有聘諸侯之相與以其等言之其禮主於聘以聘為未足則有朝此經以禮之所主言也先王盛時朝聘會盟之禮上不絕於天子之所下不絕於諸侯之國小大相維遠近相師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此所以長久安寧而無後患也穀梁謂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其實三王有盟矣惟其當時太平上下和睦諸侯軌道故盟府之禮虛而不用兵車之會禮有之也然不以

兵車齊威有焉盟府之書禮有之也然盟詛之所不及則三王有焉穀梁所謂盟詛不及三王而此經有盟者其說蓋如此也相見於郤地謂會於閑郤之地不以病夫主國之人也齊威公之伐楚也師出於陳鄭之間其人以為甚病假如晉楚會諸侯于宋于虢以義推之則虢宋兩國受其供億之病故會於郤地為此也

禮記集說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十三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鄭氏曰臣某侯某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為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珪請覲自稱曰寡人謙也於臣亦然

孔氏曰自此至寡君之老一節明諸侯及臣稱謂之法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某侯者若言齊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鄭註嗇夫並覲禮之文嗇夫蓋司空屬也為末擯承命於侯氏末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也音義隱云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若為州牧既尊擯者加天子之老四字奉珪請覲是鄭意述擯者之辭文無所出寡人言寡德之人

藍田呂氏曰前章君天下以下言天子之異稱也此章言諸侯之異稱也臣某侯某如言曰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也臣者君前之稱某侯者所以自別也寡人猶天子稱予一人庶方小侯稱孤也古者兩君相見及與臣下言皆自稱曰寡人此云與民言舉其略也

嚴陵方氏曰某侯所以別其國也繼某侯而又曰某所以別其人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曰臣某侯某玉藻謂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自稱曰寡人玉藻謂於敵以下曰寡人是也廬陵胡氏曰自稱曰寡人於臣亦然衛侯謂甯氏曰祭則寡人是也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鄭氏曰凶服亦謂未除喪祭祀稱國者遠辟天子

孔氏曰適子孤者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彼不云適子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則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謂是父祖重孫耳

藍田呂氏曰言適子明其嗣也言孤明其在喪也曾孫猶言嗣也天子繼天而王故於郊祀百神稱嗣諸侯不敢言繼推而祖之故稱曾孫晉平公伐齊禱河曰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蓋曾臣猶陪臣也天子臣於天地百神諸侯復臣於天子故稱曾臣與稱曾孫之義一也

嚴陵方氏曰適子孤者以幼而無父自稱之也然亦或稱

嗣子某故前經言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也天子於內事曰孝王則以國所尊者稱之也諸侯於內事曰孝子則以家所卑者稱之也

山陰陸氏曰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不言踐阼避遠天子曰曾孫卑遠矣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氏曰死曰薨亦史書策辭某甫舉字既葬見天子曰類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其禮俱亡

孔氏曰薨謂國史策辭若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故雜記曰寡君不祿類見謂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見於天子禮也葬後未執玉而執皮帛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

竟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

言謚謂將葬就君請謚也謚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

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也曰類者言此類聘問之禮而行也 王氏曰請謚必以其實為謚類於平生

之行也 何氏曰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

藍田呂氏曰赴於諸侯則曰寡君不祿謙辭某甫字也稱字與卿大夫士異矣臣不名君也不稱爵與天子異矣有

所降也類之名未聞先儒謂類猶象也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以類為象其義未安而君薨世子聽於冢宰安有遽

見天子之禮請謚於君亦何象之有求之未得闕疑可也嚴陵方氏曰常人曰臯某復則名之也諸侯曰某甫復則

字之也

清江劉氏曰言謚曰類當爲誅聲誤耳謂誅而謚之也
山陰陸氏曰稱死亦言之法據崩曰天王崩

廬陵胡氏曰周官典命諸侯之嫡子未誓於天子攝其君
朝則以皮帛繼子男故既葬見天子亦執皮帛象父見禮
也見天子而請父之謚是能象賢也故曰類或謂春秋書
蔡桓侯以能請謚非也鄭云使大夫行亦非

長樂陳氏曰夏后氏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
哭而致事凡以全父子至恩而已然有父子之至恩亦必
有君臣之至義以至義廢至恩君子之所不忍故不奪人
之親亦不奪其親以至恩廢至義君子之所不敢故有君
臣相見之禮焉顧命天子宅宗麻冕黼裳以見羣臣則諸
侯既葬而類見天子宜矣春秋之時晉襄公既祥將伐秦
謂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且居以在喪而

不朝王爲尤則在喪而朝王其爲禮可知也然朝王可也
請見可也召王而往不可也葵丘之盟宋子與焉踐土之
盟陳子與焉非禮也朝王禮也如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
卒哭而服王事大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
革之事無辟變禮也方其朝王也其禮蓋下先君之等或
以皮帛繼子男之君其服蓋皆吉服特不免經而已下先
君之等或以皮帛繼子男以周禮典命推之可知也吉服
以書之顧命天子麻冕推之可知也不免經以記之服問
推之可知也類者象也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
類于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于社
稷宗廟則嗣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謚非朝聘之常禮謂之
類宜矣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鄭氏曰繫於君以為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

孔氏曰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稱於己君則玉藻云下臣某

藍田呂氏曰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自稱於諸侯曰寡君之老士大夫家宰亦曰老老長稱也自稱天子之老寡君之老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辭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僬僬

鄭氏曰皆形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者曰衆介北面鏘鏘焉凡形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至庶人行容之貌穆穆威儀多貌也皇皇自莊盛也濟濟徐行有節降於諸侯不自莊盛也

蹇蹇者容貌舒揚也僬僬卑盡之貌庶人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鄭註聘禮是臣非諸侯而云皇者執玉入廟門得進其容也 崔氏曰凡形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故詩

有濟濟辟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盛以言非對例也

藍田呂氏曰廟中之位南鄉明故曰昭北鄉幽故曰穆則穆穆者有雍容深厚之貌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則濟濟者有脩飾齊一之貌書曰笙鏞以間鳥獸蹇蹇則蹇蹇者有翔舉舒揚之貌庶人見乎君不為容進退趨走僬僬

雖無所考大抵趨走促數不為容止之貌也五者皆言其容止之狀也尊者之容重卑者之容輕尊者之容舒卑者

之容遽其勢然也濟濟之齊一不如皇皇之莊盛皇皇之莊盛不如穆穆之深厚則知尊者重且舒也濟濟之脩飾不如蹇蹇之舒揚蹇蹇之舒揚不為僬僬之促數則知卑

者輕且遽也

長樂劉氏曰穆穆美也心正而容舒行與止莫不極其美而又美也皇皇莊重也敬於上而恤於下行與止莫不極其莊重也濟濟者進退中於禮樂之節也蹌蹌者積諸中而揚乎外也僬僬者直心而盡情卑賤不敢以為容飾廣安游氏曰穆穆在上穆穆者其體也亦其道也穆穆猶言深且靜也深且靜者猶言淵默恭已正南面也記曰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人君之道本不當有所為苟得其道則淵默恭已正南面斯足矣不然則秦之衡石量書隋之衛士傳餐區區然徇天下之末務是不知人君之道也長樂陳氏曰詩曰穆穆魯侯書曰四門穆穆則不特天子而已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則皇皇不特諸侯而已書曰濟濟有衆則濟濟不特大夫而已言語之美穆穆

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則天子至士亦莫不然蓋其儀各有所當非一端也

嚴陵方氏曰穆穆敬也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故為天子之容焉皇皇正也美也故為諸侯之容假樂言穆穆皇皇宜君宜王非以是乎楚茨言濟濟蹌蹌以見助祭者之容非以是乎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鄭氏曰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某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及臣子稱謂之法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特牲少牢是大夫士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后君也明

配至尊為海內小君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孺言其為親屬婦言服事其夫婦號亦上下通稱故春秋逆婦姜于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服事舅姑故通名婦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通言之則上下通曰妻詩曰刑于寡妻是天子亦曰妻也

藍田呂氏曰天子之妃所以稱后者有繼後之辭合二姓之好以繼聖人之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則有繼者也夫者帥人之稱也男子謂之丈夫士之貴者命為大夫稱之曰夫子則夫人者亦帥其嬪婦以事君故諸侯之妃曰夫人若邦人稱之則曰君夫人言君之夫人也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喪大記卿之妻曰內子春秋傳趙盾以叔隗為內子是也大夫妻曰世婦士則止曰士之妻而已未

聞有孺人婦人之稱況婦人者已嫁之達稱非特士妻之名或古有之考於經傳未之有也庶人曰妻妻者貴賤同稱貴者尚文故其名異賤者尚質無所改也

嚴陵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妃獨天子曰后以有君道故也諸侯之夫人一國之小君亦有君道不得謂之后者妃之有君道惟天子足以當之故也曰夫人者以其為一國之小君而人所事也故稱夫然非夫之也故稱人周南王者之風故關雎言后妃之德召南諸侯之風故鵲巢言夫人之德此非所辨歟大夫曰孺人者需人而有所屬謂之孺大夫能帥人而人之所屬也故其妃曰孺人凡妃皆有所屬而止大夫曰孺人者以言乎上則夫人之尊不宜以有所屬名之以言乎下則士之卑不足以人所屬名之故也婦以事人士亦以事人為事故其妃名以婦人

庶人曰妻妻有二義與夫齊而莫之勝者妻之道也承夫而在下者妻之位也前言天子有妻則以天子之尊而妻之所當承故也此言庶人曰妻則以庶人之卑而妻得與之齊故也位以大為貴故天子之妻名之以其位道無乎不在故庶人之妻名之以其道亦各有所當而已

長樂劉氏曰后者後也德配於天子育其嗣息以為之後也周南之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然則樂得淑女者其德也螽斯不妬忌者其行也無思犯禮者其化也躬儉憂勤者其志也故能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廣安游氏曰天子之妃名配至尊為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繼其王言之曰王后也夫之言扶也孺屬也婦服事其夫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鄭氏曰公侯貶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也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也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子名父母所為也言子通男女

孔氏曰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其數二人妻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知者以上文云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鄭註云妾賤者不入百二十人數也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於

后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老婦言老而服事也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時事見謂若獻繭之屬自稱於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知前有夫人饗法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為謙也其與夫言自謙稱為小童言無知也世婦以下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嫌若當夫人也

藍田呂氏曰諸侯自夫人以下如天子之制而無嬪有所殺也自稱於天子曰老婦婦事舅姑者也諸侯事天子猶子事父則夫人必稱婦也寡小君者臣下稱諸異邦之辭猶稱其君為寡君也小童之稱不見於經傳秦夫人告秦伯曰晉君朝以八則婢子夕以死雖夫人亦稱婢子自貶而就下也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長樂陳氏曰傳稱諸侯取九女論語管氏有三歸而春秋譏衛晉齊三國來媵以此推之大夫取一家而二家媵之諸侯取一國而二國媵之天子取一國而三國媵之則三國來媵天子之禮也諸侯僭之此春秋之所以譏也何則天子三夫人則三國之媵可知也由后至御妻百二十人則天子一聘十二女可知也天子之后至妾凡六等諸侯之夫人至妾凡四等降殺以兩也 又曰夫人見於天子非助祭則時事而已不以老稱不足以任其事不以婦稱非所以能事人故稱老婦於諸侯非饗則聘使通問不稱寡非謙也不稱君不足以出命也故稱寡小君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則婦人於夫要在紉聰明不與外事而已童者無所知有所承之稱夫人稱之宜矣 嚴陵方氏曰曰老婦者不敢以少艾自矜故曰老不敢以

人所事自處故曰婦以其對尊故自稱如此
 山陰陸氏曰小童言雖為童猶不足婢子言雖為婢猶不
 充

廬陵胡氏曰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
 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
 稱之亦曰君夫人記禮者本論語為言也易曰其君之袂
 夫人稱君尚矣自稱於諸侯鄭謂饗諸侯之時此據春秋
 姜氏饗齊侯為義案此乃聖人所譏豈禮也哉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
 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鄭氏曰列國大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為
 士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是也陪重
 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者謂使人於諸

侯也某名也

孔氏曰某士擯者辭也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士三命
 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耳自
 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
 擯者稱為某國之士也陪臣者其君已為王臣已今又為
 己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於外曰子亦擯者辭外
 謂在他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其國自國中也其
 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故此卿與國中人語自稱曰寡君
 之老也若此卿為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知者玉藻
 上下大夫於他國擯皆無稱名之事玉藻又云大夫私事
 使私人擯則稱名註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
 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彼以私事使故稱名與此相當故
 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

藍田呂氏曰此言諸侯大夫之異稱也曰某士某者國名也自稱曰陪臣如管仲平戎於王云陪臣敢辭是也言於外者以別天子之國與其家邑也古者大夫之家臣稱其君曰主則於外者非家邑也臣子於異邦稱其君曰寡君故大夫自稱於異邦曰寡君之老此云於其國者蒙於外之辭亦謂異邦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之於天子則重臣而已故曰陪臣晉欒盈曰天子陪臣盈及管仲所云是也國君稱君所以命於下大夫稱子所以屈於上大夫於外曰子春秋書齊高子來盟是也上大夫使則自稱下臣下大夫使則自名而其私人以為之使則亦自名而已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擯謂稱名則其自名可知也大夫私事不出境而有私人之使者容有來自他邦

而新仕者故也

廬陵胡氏曰老謂老成人也王朝則有國老五官之長曰天子之老是也諸侯則有卿老國君不名卿老及此是也卿大夫則有家老語云趙魏老是也

嚴陵方氏曰使者自稱曰某則特名之也以其為陪臣之使故所稱如此若夫為諸侯之使則亦曰寡君之老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鄭氏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朝入於衛是也失地滅同姓名亦絕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有罪書出名之事天子以天下為家不得言出諸侯南面之尊不可稱名君子謂策書

君子若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以罪之也失地名若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是也滅同姓名若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是也

藍田呂氏曰古之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蓋曰居是位不可以無是德也故天子者必有君天下之德諸侯者必有君一國之德卿大夫必有輔世長民之德然後可以當君子之名處崇高之位無媿若一國之外政不能令德不能加則雖天子與列國無辨矣列國之君去其國而處非其國皆謂之出天子則不然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天子無外安得而言出然而言出者德不足以君天下而位號存焉耳居君子之位無君子之德而唯惡是親則與小人無辨矣天下之達尊者皆敬之而不名故或稱爵或稱

字貴之也非此族則名之賤之也故古之諸侯不生名惟死而告終然後名之然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名君子而位號存焉耳故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二者春秋之書法也失國家而奔無以異於匹夫也兄弟之國而滅之其惡無以異於無知之小人也故失地名滅同姓名皆以小人待之也

長樂陳氏曰春秋書天王居於某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滅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謂史之所書也諸侯言其所以名之惡天子不言所以出之惡者略至尊之過而不敢斥故也廬陵胡氏曰春秋衛侯燬名是時天王居鄭衛侯不顧天王在難而滅邢故生名之諸侯出奔為失地名者罪之然

文公十二年邾伯奔不名別有言春秋晉滅虢滅虞齊滅紀楚滅夔是皆滅同姓皆不名則衛燬之名非因滅同姓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鄭氏曰顯明也謂明言其惡不幾微也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孔氏曰凡諫諷諫為上君臣有離合之義若三諫不從則待放而去案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戎將侵曹曹羈諫君請勿自敵曹伯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是也父子天然理不可逃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也

藍田呂氏曰人之大倫有二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其義一也雖然父子天合也天合者不可解於心身有隕而恩無絕也君臣義合也其合也與父子同其不合也則去之與

父子異也事君者無愛君之心則不忠仕而不事道則不恭顯諫非愛君也三諫不聽而不去非事道也事親者愛親之心亦然三諫不聽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故號泣而隨之至於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恩無可絕之道此事親事君之所以異也

嚴陵方氏曰犯而無隱者臣之義也諫而不顯者臣之私也此主於人臣之禮故曰不顯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義有所不為仁有所不忍臣之於君三諫不聽尚復留焉則固位矣固位者義所不為則逃之子之於親三諫不聽苟遂絕之則傷恩矣傷恩者仁所不忍故隨之逃之全其身而立我義之盡也隨之將以感其心而立我仁之至也臣子之道備矣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則幾諫而已於朋友則孫以出

之而已推其事親以事君推其燕閒以從事於朝廷其可
 剛尤激拂以揚君之過乎故孔子之立五諫以諷為上以
 戇為下荀卿之三忠以是諫非而怒之為下以德復君而
 化之為大此皆不顯諫之禮也今夫訛言之入於人也始
 而不信中而疑終而聽忠言之諫人也蓋亦若是而已故
 諫而不至於三而去則為屑去過三而不逃則為屑就然
 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比
 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否
 君子以禮為守以義為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

馬氏曰事君不顯諫者人臣之禮也有犯而無隱者人臣
 之義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蓋為臣而有欺
 不若有犯有犯而取辱不若不顯之為順然則人臣之義
 豈必有所犯有所犯者不得已也雖然亦非大臣之道焉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孔子之於魯也猶不
 諫而去君子不以為不義亦曰有大臣之道焉不諫而去
 有大臣之道則三諫不逃者可以為非禮矣

李氏曰為人臣之禮無顯諫而洩冶以諫死故書曰陳殺
 其大夫洩冶稱國以殺有罪也洩冶之罪何顯諫也三諫
 不聽則逃之可也書曰曹羈出奔陳曹無大夫此書曹羈
 賢其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石林葉氏曰始不顯諫以為禮終諫而不從則去所以為
 義也

廬陵胡氏曰顯謂明言其惡周公諫成王母若殷王受之
 迷亂非顯諫乎然不顯諫非後世面諛腹非者比也三諫
 而不聽則逃之微子諫紂不聽而欲逃于荒野是也舜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瞽瞍亦允若是號泣隨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鄭氏曰嘗度其所堪不三世不服其藥謹物齊也

孔氏曰凡人病必服藥父子相承至三世則能謹物調齊矣又說云三世者一黃帝鍼灸二神農本草三素女脉訣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其藥

藍田呂氏曰孔子所慎齊戰疾疾者危事也危而不謹取禍之道也況君親之疾乎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則攻疾之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齊量或失其宜寒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病甚則至於喪身為人臣子者不嘗試而用之不忠不孝莫大焉此許世子止以不嘗藥之過所以被弑君之名也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君於平居無事之時其膳也膳夫品嘗之大子親視之亦以致其謹而已則於有疾之時尤所不可忽也醫之為術苟非父祖子孫傳業則術無自而精術之不精其可服其藥乎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良以此也雖然經之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者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故周官醫師止以十全為上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故孔子言無恒之人不可以作巫醫

山陰陸氏曰三世相傳意之所不能察者察矣世云老醫少卜

儼人必於其倫

鄭氏曰儼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

藍田呂氏曰儼人者必以其德相似也不相似則非倫矣
孟子稱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又曰禹稷顏回易地則
皆然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儼之得其倫也

嚴陵方氏曰禹稷顏回時固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者爲
其道之倫而儼之也夷惠伊尹迹固不同矣孟子俱以爲
聖者爲其心之倫而儼之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儼之
以貌而已然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
子徒儼之以位而已然不知王霸之業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
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
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
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
負薪也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
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
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
十命爲大夫

孔氏曰此謂幼小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
年大小問朝廷之臣荅之必有法禮齒路馬有誅故年但
云聞之謙不敢言見也古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數射筭
云若干純若如也干求也言事不定常如此求之也國君
幼少新立而他人問其臣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荅之
人君十五而養子是十五以上爲長十四以下爲幼也問
大夫之子者亦他國人問於大夫之臣也天子諸侯繼世
象賢其年不定故問其年而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大夫
而問其子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

因也舉其所能則長幼可知大夫子卑長幼當以二十為限也問士之子問士之屬吏也四十強而仕故問其子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庶人謂府史之屬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耕幼曰未能負薪謂士祿薄子以農事為業與此不同者亦有田無田之異此所言是有田者故言典謁鄭引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釋所以不問大夫士庶人之身而問其子之義也熊氏曰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

藍田呂氏曰言衣之長短則知其年少長也若干者數未定之辭也古有是語如數射筭曰若干純之類其義未之間也宗廟社稷言祭祀軍旅之政有可未可則長幼可知也對大夫士庶人子之年則言之文也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成人以上

也幼子能御未能御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此章則以能御未能御為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學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未能正於樂人蓋男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謂十三以上是能正於樂人未十三則未能也二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也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舞射御皆在所學以國君之子言御故少儀於大夫之子言樂人之事文互見也士有隸子弟則士之子將命典謁其職也

嚴陵方氏曰若干者干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干方約其數故曰若則與投壺所言同義自國君而下貴賤雖各不同莫不有為以用事故於問國君之年則以從宗廟社稷之事為對焉宗廟社稷蓋事神之事也御則於事有所制

御蓋治人之事也典謁則典主請謁蓋事人之事也負薪則力役之事而已事神者重於治人治人者尊於事人事人者逸於力役此重輕尊卑勞逸之別也

長樂陳氏曰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謁事也負薪力也德不足則至於才才不足則至於事事不足則又至於力上下之勢然也叔孫穆子問庚宗婦人之姓對曰余子長庚能奉雉而從我矣然則於庶人之子對之以力亦若此也

石林葉氏曰國君之有土地人民其道主於忠孝故以宗廟社稷為對大夫非有土地人民而其職則帥人而尊上故以能御為對士則無往而不事人故言主典謁庶人則無時而不為人役故言主負薪此禮意存於稱謂之間也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亦是問

國君之年御御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鄭氏曰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

孔氏曰問諸侯之臣求知其君封內土地所出也富者非問其多金帛問最所優饒者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也諸侯止一國故問之數地謂數土地廣狹以對之山澤所出謂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也問大夫之富於其臣荅曰有宰明有采地即公山弗擾為季氏宰是也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也祭器衣服不假者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士

有地不多亦無邑宰故其屬吏以車數對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也畜謂雞豚之屬閭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鄭註云始養曰畜將用曰牲黃氏曰問國君之富數地及山澤所出而對之問大夫之富以宰食祭器不假而對之問士之富以車數對之問庶人之富以所畜雞豚對之夫三代聖王制禮者蓋以節百官四民之欲也上下有節是爲王道奇貨異服不鬻於市宮室車旗衣服自天子出雖諸侯之封有金銀珠玉羅紈錦綵之產盡屬天子必自上賜之非百官四民所敢私有故殷有司貨之官周有卅人之職皆掌禁守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之謂也奇貨異服雖棄諸道路非其分者誰敢取之以違禮犯禁哉故民間無寇盜菽粟如水火而天下阜安及幽厲亂之上下相冒而奇貨異服自秦漢

而降天之不得主而禁之庶民僭侯王戎狄起貪心皆由此三代禁物之所誘也且金銀珠玉自禹別九州漸產於世非爲衣食又無銷鑠歷數千祀烹山淘海日甚一日而益貴何哉炎漢之禮雖不及古但以一人用純金器正三品用純銀器奇貨聚於上故每有黃金千斤百斤之賜自晉魏隋唐又將千載而國家未聞有黃金千斤百斤之賜者何哉以奇貨失制而上下無分之所致也且漢列諸侯而所貢者寡略分并降奇貨已多今天下郡縣所貢者倍而不及漢者無他庶人之器得過侯王之所致也以古禮明之知貨服有禁則對富之旨明矣

餘義

藍田呂氏曰問尊者之年則以微辭對問尊者之富則以盡辭對蓋無所嫌也國君之富不勝言也舉其要者以對之因數地與山澤之所出也數地如百里至五十里言食

稅之多寡也山澤之所出言物產之所宜也國君有國者也故以數地山澤言之大夫有家者也故以官事衣服器皿言之庶人受田皆百畝貧富均矣惟畜養之多寡則繫人之勤惰故雞豚狗彘之畜以供老者之食此庶人之富也

山陰陸氏曰數地嫌數井牧之地以對故曰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山澤之所出所以釋上數地以對也先儒謂數地廣狹對之又以山澤所出為魚鹽蜃蛤金石之屬非是長樂陳氏曰周禮鄉師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蓋無田祿者可共而不可設有田祿者可設而不可具則具而不假者大夫禮之盡也天之造化謂之真宰天子所以總百官謂之冢宰諸侯之卿亦謂之宰聘禮宰命司馬是也卿大夫之臣

亦謂之宰此有宰食力是也庶人之守財者亦謂之宰吾為爾宰是也有宰食力食民力也庶人食力食其力也金華應氏曰天子富有四海固不必問其富其富無倫匹之可擬故於禮無問荅之可載國君受封於上有常制上賦於下有常奉亦不必言也惟山澤所產無常其寶藏興廢原乎天其封殖浚導資乎人故數其所出以對既見其寶藏不窮且示其不求多於常賦之外也大夫有家臣受采地曰有宰則見其不親猥務曰食力則見其不爭民利祭器衣服不假則見其不侈於奉已而厚於奉先也士以車數見其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其畜牧之勤君子不苟於求富故財不妄取不驕於居富故財不濫用問對之間蓋有深意寓焉

石林葉氏曰言不及義古人恥之問富奚宜至哉此所以

為曲禮也祭器衣服不假大夫之通禮而言其富則及之豈其命有不同或假或備亦異矣乎

廣安游氏曰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書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後世學者以為五福不言貴而言富特以富為福貴非福也後世不知言者類如此也先王之制天下貴者必富賤者必貧故言富則知其貴未有富貴貧賤離而為四者也富貴貧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也古者制公侯伯子男之爵則有公侯伯子男之地之富制大夫之爵則有大夫之地之富制士之爵則有士之車馬之數之富庶人無爵而有田則有雞豚狗彘之富所謂因爵以制其祿以馭其富也後世不然有封君之富而無一級之爵有公侯之貴而或乘牛車者皆失所以制祿之說也此經或受國則以地對或受官則以官對或受

器則以器對或有車則以車對有田則以畜對若此者各視其爵以知其祿視其祿以知其富視其富以知其禮祿不異於爵富不異於祿禮不異於富古人所以家天下正一統者用此道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鄭氏曰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雷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孔氏曰自此至告于宗子論天子以下祭祀尊卑不同并神有廢置之事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

祭天地以報其功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夏曰其帝炎帝季夏曰其帝黃帝秋曰其帝少昊冬曰其帝顓頊明為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孟夏云大雩帝命祀百辟卿士既云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天子亦雩祀之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享五帝以

文王武王配之此謂祭天配以人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神州中更分為九州則禹貢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為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圓丘亦當配方澤也鄭引來方禋祀乃小雅大田之詩論成王年豐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絜祭祀證四方之義也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也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

神惟祀當方故云方祀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是也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
 已五祀見月令大宗伯五祀以為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
 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戶竈等天
 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制也案王制
 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
 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
 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
 夫祭三祀也士祭其先不云歲徧者以士祭先祖歲有四
 時更無餘神故也

河南程氏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
 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

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
 此說正與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
 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秦溪楊氏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
 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
 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
 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前
 乎鄭康成如鄭眾如孔安國注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
 後出分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
 謂五帝者大微宮五帝座是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
 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
 異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有心君之尊也況又附
 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靈寶之類尤為不經且鄭註周禮記

昊天上帝謂即皇天上帝已知其為一矣及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為二以皇天為北辰曜靈寶以上帝為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然以五人帝為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分而為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知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則一天也 又曰四方注疏此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舞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行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神詳攷諸說惟舞師帥而舞四

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為近蓋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山川之祀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各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為四也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邪案以血祭祭五嶽以鬯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帔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泛論祭祀之法天子繼天而王君天下而有之冬至祀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及五祀此所謂歲徧也天子有天不故得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言無所不及也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其竟內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祭山川祭五祀言有及有不及也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祀所得祭者五祀而已士不得立家故五祀之祀亦不得行然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得祭其先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天子至於大夫言祭百神而不及其先唯於士言者舉輕以明重且言士有不得祭者也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雷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也考之於經則不合曾子問天子未

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于五祀則自天子至於士皆祭五祀蓋一宮之中雖有大小之差而五者無不具祭法加以司命厲與戶竈門行中雷謂之七祀而言涉怪妄不經至於廟制所稱亦不與諸經合竊意三代之末嘗議是法著之書而未行也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于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

長樂劉氏曰唯為天子者得以主天地之祀然而鄭氏謂天為有六者非也考諸正經其所祭之時與事不同則其所以尊而稱之者不能無異耳以其能予能奪聖人大寶之位而祭之者語曰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望其氣之昊昊然而能資始乎萬物之性命而祈報之者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以其春而生其色青夏而生其色赤中央而生其色黃秋而成其色白冬而實其色黑

迎其氣以落其功而祭之者則小宗伯曰兆五帝於四郊是也以其能雨澤應時遂成嘉穀則月令建巳之月用盛樂大雩五方上帝而以五人帝配之是也王者代天理物法天左旋乘四時巡四方至告上帝于方岳則舜典歲二月至于岱宗柴是也非常事而祭天則無有定處故湯祭于鳴條武王祭于牧野唯誠所昭易曰二簋可用享是也是以四圭有邸以祀天祀上帝者明四時之氣同出於天五方之帝本共一神也則天一而已矣豈有六邪亦猶地之為祇一也其濟生於物隨人大小不可以一祀而報之也故天子必父天而母地夏至之日祭於澤中之方丘則曰皇地祇也祭之於庫門內之西則曰大社為羣姓祈豐年也祭之於藉田之壇則曰王社為宗廟祈粢盛也諸侯為民而祭者曰國社為藉而祭者曰侯社大夫成羣而祭

者曰置社司徒令其鄉黨而祭者曰里社是皆地祇也而圜丘方丘方祀主之者獨天子焉此經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者禮之大制以等降為本祭之大法以貴賤為限等降不立則財用不給而急惰生非所以致敬於鬼神也貴賤不分則僭逼不正而爭亂起非所以致福於己也是以制度降殺主於祭祀焉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禮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具宜小者別則曲禮天子祭天地至於士祭其先王制天子祭天地至於大夫祭五祀皆所以適其尊卑小大之宜也四方詩所謂來方禋祀周禮所謂以羽舞舞四方之祭祀以鬯辜祭四方百物是也山川周禮所謂以血祭祭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王制所謂名山大川是也諸侯方祀春

秋傳所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是也山川王制所謂名山大川在其竟內是也於天子言天地則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舉矣於天子諸侯言四方方祀則社稷之類舉矣言山川則林澤丘陵墳衍之類舉矣於士言祭先則天子之先王諸侯之先公大夫之先祖舉矣儀禮言士禱五祀則士祭五祀矣此不言者以大夫主於五祀士主於祭先故也祭法天子祭七祀而庶人猶立一祀與此不同者非周制也周禮大宗伯有司命而無司厲有五祀而無七祀而司命繫天神五祀繫地祇祭法則合司厲司命與五祀而七其非周制明矣

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祭天地則知諸侯之祭社稷天子言祭四方則知諸侯之方祀為一方天子言祭山川於四方之下則知四方之山川也諸侯言祭山川於方祀之下則

亦一方之山川而已大夫言祭五祀則不及山川可知士言祭其先則不及於五祀可知祭天地則天下之事故於天子言之方祀則一國之事故於諸侯言之五祀則一家之事故於大夫言之祭先則一身之事故於士言之蓋德有降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也

金華應氏曰他書論五祀之禮自天子至士大略皆同獨祭法謂天子增至於七而大夫至於二故儒者疑焉然此篇亦謂士祭其先而不及五祀夫豈誠有限制而不得立歟以理揆之中雷戶竈以至門行不論尊卑莫不具有而其當報也亦無品節之限蓋雖凡庶人家皆所可祭而況於士乎特以士之祿薄而力微家道既有所未成祀禮亦不能盡備姑俟夫門行之列於外者為之然門行既立

則他易舉蓋至於今典禮蕩壞而家人祀竈之禮委巷俚俗猶所不廢曾謂古之為士者而不及此乎要之當時之士有上中下亦未可槩言由中以及乎上其力可為則禮必備士喪禮之所禱是也在下而未及乎中其力未裕而其禮或闕祭法與曲禮之所言是也其曰士祭其先與王制之所謂庶人祭於寢者等耳亦自天子之至貴等而下之以至於下士之至微者歟

諸家解祭天見郊特牲篇第一章

禮記集說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十四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鄭氏曰為其瀆神也廢舉謂若殷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棄祀農也非其所祭而祭謂妄祭神不饗

孔氏曰此明祭有常典不可輒擅廢興農即柱也有農功故曰農也棄即后稷也為稷官故曰稷也

藍田呂氏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已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脩之壇墠而輒毀已正之

昭穆而輒變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者也魯立武宮立煬宮是舉其廢也躋僖公是廢

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非其所祭也淫過也以過事神弗享也故無福福者百順之名也

長樂陳氏曰祀典之所秩則不可以廢廢之為不仁祀典之所不秩則不可以舉舉之為不智周官大宰祭祀以馭其神大祝禁督逆祀命者禮記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夫逆祀命而有所舉則在所禁逆祀命而有所廢則在所督不敬者在所削不孝者在所絀此人臣所以謹常祀而無瀆禮也春秋傳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蓋以此也然莫敢舉廢者禮之常可以舉廢而舉廢之者禮之變故湯於社則不遷於稷則易農以棄凡以崇功德以歸宿於義而已後世祭祀無常典舉廢無常時故夔子不祀而滅於楚鄆舒不祀而滅於晉此宜舉而不舉也秦漢之祀其小有至於陳倉其大有至於五時此不宜舉而舉也春秋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而祀之則於禮為

諂於命為逆於祀為瀆其欲徼福也難矣昔楚昭王不祀河甯武子不祀相皆能變易舊俗以趨於正可謂知此禮矣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不其信乎

嚴陵方氏曰可以廢而廢之可以舉而舉之者存乎義因所廢而莫敢舉因所舉而莫敢廢者存乎禮蓋禮有經義有權故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淫祀之謂歟在人則為諂於禮則為淫

石林葉氏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鄭註是矣然未盡也先王之制祭祀如柳下惠所言蓋甚嚴矣故禮有祭法有祭義若舉廢皆當於法與義後固不可改使有不當其可姑仍其失而不之正乎棄之與農農之功必有不若棄者則農固不得不廢若柱之為社世未嘗能過之者則雖欲遷而不可改湯特為之作夏社以曉天

下此禮所以言有其舉之有其廢之者謂各有名而非苟作者也不然如魯人之祀爰居躋僖公何以書於春秋使後有作者能以禮正之孔子豈不許乎

東萊呂氏曰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祠及載於祀典非正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徼福之心者多故看得福為可徼耳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鄭氏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

孔氏曰此皆上兼下下不得僭上左傳云聖王致力於神奉牲曰博碩肥膄是天子得以肥也又公羊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牛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也此大夫士謂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

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者蓋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為次但不毛色純耳案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嚴陵方氏曰天子以犧牛則雖肥而或傷亦在所不用矣諸侯但取其肥而已不必犧也大夫但取其具而已又不必肥也至於士雖索牛亦不得用矣唯羊豕可也祭義言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故得有犧肥之牛也牛人凡祭

祀共其求牛此經所言特於大夫言索者以無養獸之官必索而後得之故也所謂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也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氏曰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孔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若濫祭亦是淫祀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疾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

河南程氏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

已也

橫渠張氏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繫世族與立宗子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又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的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眾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藍田呂氏曰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

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
 小宗也宗子上繼於祖禰族人兄弟皆宗之其所以主祭
 祀治宗事如有國有家之重冠笄取妻必告死必赴況於
 祭乎所宗乎宗子者皆支子也支子不敢祭也如諸侯不
 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尊者之祭非卑者所敢尸也
 故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
 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則支子雖貴可以用其祿而不
 敢專其事也宗子去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其禮有殺
 焉不厭祭不旅不假之類是也其辭曰孝子某使介子某
 報其常事此所謂必告于宗子言告而後敢行事也 又
 曰宗子既祭其祖禰則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
 屬故曰庶子不祭祖與禰明其宗也若已為宗子而弟有
 子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祔食祭於宗子之家乎將就其

宮而祭使其子自主之乎從祖祔食祭於宗子之家止謂
 殤與無後見曾子問及小記蓋殤與無後必宗子主之則
 是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
 兄弟生而異宮所以盡人子之私養及其沒也反不得主
 其祭於義可乎蓋異宮者必祭於其宮使其子主祭其祭
 也必告于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也宗子
 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
 于宗子 又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若非異宮則禮有所不
 得申禮不得申則雖祔食于祖廟亦可以安所謂不得已
 焉者也

嚴陵方氏曰言支則知宗之為本言宗則知支之為庶支
 子不祭公祭也祭必告于宗子私祭也謂祭其先也凡此
 所以明其宗重其本而已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膾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䟽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橐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薺合梁曰薺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鄭氏曰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膾亦肥也春秋傳作膾膾充貌也翰長聲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脰直也其語辭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謂貴賤悉然牛肥則腳跡痕大豕肥則毛鬣剛大羊肥則毛細而柔弱雞肥則其鳴聲長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食之肥則可獻祭鬼神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䟽也兔肥

則目開而視明也自牛至兔八物唯牛云一頭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也則並宜云若干也雞雉為膳及腊則不數尹祭者裁截方正而用之一云正謂自作之論語云市脯不食言不正也商祭者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橐乾也脰祭者鮮魚煮熟則脰直若餒則敗碎不直也清滌者古祭用水謂之玄酒言其甚清皎潔也清酌者酌斟酌也此酒甚清可斟酌也薺合者穀秫者曰黍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也薺其者梁謂白梁黃梁其語助也明粢者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稷粟也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雞犬或唯魚兔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士虞禮祝辭云尹祭也

藍田呂氏曰祭宗廟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謂盡物者盡其物之至美以薦之然後可以不歉於心鬼神其來享也故祝辭皆舉其美而言於物不敢不盡也禽獸之獻以肥脂為美魚腊鮮稟以得宜為美水與酒以潔清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美韭以苗之盛為美鹽以味之厚為美玉以不瑕為美幣以可制為美察豕與羊視其鬣與毛豚或難察其鬣故直謂之肥脂也犬下牲可也以為羹而獻則犬之肥也凡煮肉皆謂之羹特牲禮云羹飪穎考叔食舍肉曰臣有母未嘗君之羹是也八者皆以肥脂為美也魚腊脯脩雖微而必祭庶羞雖美而不祭故脯與稟魚鮮魚三者皆謂之祭舉其盛也脯謂之尹亦謂之脩脩有所正也醴酒皆有清有糟糟未泔者也既泔為清酒之精者也謂之酌黍稷食之正也稻粟雖美加食而已非

其正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黍稷之有馨香也黍可以為酒敦之則粘聚而不散可搏而食之故曰薌合既香既合則黍之美者也其其也有所別也梁之薌與黍同其實與黍異又為加食故曰薌其梁五穀之長也祭祀之飯謂之粢盛明者精鑿之稱也故曰明粢草去則苗䟽地美則本豐苗䟽則實必美故稻曰嘉䟽本豐則萌必盛故韭曰豐本

長樂陳氏曰凡祭宗廟之禮鼎俎籩豆簠簋所薦必美其名者謂聖人襲祖先之遺芳體天地之大德作為政教以和陰陽用正性命萬物各遂其生享其豐厚不敢忘本是以祭祀之禮物美其名以昭盛德雞曰翰音者翰飛也其音飛而遠者雞必大也犬曰羹獻者犬膊則涪膏可以充劔以為獻也梁曰薌其者白梁黃梁非獨米之香烈可以

元君薦神至於其梗亦有芳薌也嘉蔬者畦畛而種待水以生者皆曰蔬而稻唯其善也量幣者制量幣帛以將其誠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

山陰陸氏曰首孰非元牛曰一元迹孰非武牛曰大武雞鳴皆振羽是之謂翰音詩曰六月莎雞振羽謂之雞以此兔曰明視視月而死者也合言氣稔言實其言翰蔬言苗巖陵方氏曰犬豕水畜也水至陰而柔故其鬣以剛為尚羊火畜也火至陽而剛故其毛以柔為尚鬣亦毛也豚非牲之正以助祭養者也豕言用豚之肥脂則羊亦用羔之肥脂可知經曰羔豚而祭翰則羽之健者也左氏傳曰雄雞自斷其尾憚其為犧則宗廟之用雞必以能鳴之雄者矣

江陵項氏曰牛豕豚羊雞雉兔皆以其形聲之美者為號獨犬曰羹獻者其形聲不足言也羹之而獻其味耳薌合以其實之升於量者言薌其以其桿之登於場者言嘉蔬以其苗之植於地者言明粢以其飯之盛於器者言然古本無稷曰明粢一句或與黍同號耳顆大者言其實顆細者言其穗各取其盛者言之脯曰尹祭左胸右末橫陳之也橐魚曰商祭橐者不盡佳必擇而用之也鮮魚曰脰祭濡魚進尾右鰭左腴陳之也

廬陵胡氏曰古者葱韭皆曰本漢使云百本齏五十本葱量度量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鄭氏曰異其死名者為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漸

也精神漸盡也尸陳也柩之言究也

孔氏曰自此至短折不祿一節論死後稱謂尊卑不同之事生時尊卑著見可識死蔭為野土嫌若輕褻故為制尊卑之名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者譬若天形墜壓四海必覩王者登假率土咸知故曰崩薨者崩之餘聲聲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狹也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漸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今人猶有呼盡為漸者也人初生在地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於地冀脫死重生氣絕之後更還牀上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故曰柩

藍田呂氏曰尊卑之死其名不可以無別敬之至也天子居崇高之位如山如陵故曰崩詩云山豕卒崩卒終也君子曰終者全而歸之之義也大夫君子也故曰卒不祿傷其不幸之辭也至庶人則窮矣不可有異名曰死自諸侯至於士皆其臣民之稱者若諸侯之薨計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自卑之辭也書於他國之史則曰某侯某卒內外異辭也大夫死計於同國他國之大夫士皆曰不祿計於其君及他國之君同國之大夫士皆曰死亦尊卑內外異辭也尸者未大斂柩者已大斂之稱也故喪禮未殯奠于尸已殯奠于柩書名亦曰某之柩所以別也長樂劉氏曰如天之崩則萬物失其所覆也薨陷也如地之陷則一國失其所載也卒終也施德立義由此而終也祿所以崇道而育德而身既亡是不祿也死者漸也如冰

之消而復為水如雲之盡而復為氣生而復死死而復生無窮已也人則亡矣其為德猶存也故立等降以稱其靈則事亡猶事存也

長樂陳氏曰書於堯舜禹湯曰殂曰落曰死曰沒而已至周乃曰崩則崩薨卒之稱周制也大夫謂之卒而春秋外諸侯亦謂之卒者略於外故也士云不祿而禮諸侯薨計於諸侯亦謂之不祿者嫌於外故也夫有始則有終此性命自然之理也君子曰終與卒同義一草木之槁曰死一禽獸之斃亦曰死小人曰死則與物同類而已

廬陵胡氏曰春秋書天子諸侯大夫之死曰崩薨卒舜陟方乃死天子亦曰死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鄭氏曰降落也漬謂相濺汙而死異於人也春秋傳曰大

災者何大漬也死寇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

孔氏曰羽鳥飛翔之物今云降落是死也四足牛馬之屬若一个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故曰漬此鳥獸死異名也死寇曰兵謂父祖死君之寇而子孫為名也兵器仗之名言其為器仗之用也故君恒祿恤其子孫春饗孤子是也

藍田呂氏曰兵者死於寇難之稱也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孔子欲勿殤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豕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陣無勇者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鄭氏曰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

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
孔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

藍田呂氏曰宗廟祭祀尊而神之有君道焉故皆曰皇也
君亦曰辟則臣之所取法也

長樂陳氏曰詩曰皇皇后帝又曰皇王維辟天王祔而臣
子加之以帝尊之與天同故也祖父死而子孫加之以皇

夫死而妻加之以辟尊之與君同故也周官大祝所謂鬼
號此也喪禮未卒哭則以生事之既卒哭則以鬼事之則

其稱皇祖考皇祖妣以至曰妣曰嬪皆卒哭之禮也
廬陵胡氏曰考成也成為神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鄭氏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

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曰卒曰不祿謂有德行任為

大夫士而不為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

孔氏曰父母妻生時所稱不言祖及夫者以生時無別稱
也考妣嬪謂非祭時所稱也前言宗廟之祭加其尊稱故

父母並曰皇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通而言之亦通也
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詩云曰嬪于

京周禮九嬪並非生死異稱矣
橫渠張氏曰妣者比也所以配先考之德自非生者之稱

故可以無嫌生日自不言妣妻死曰嬪夫死曰辟然於古
不見有此稱若考則武王稱文考若嬪者嬪于虞又九嬪

是婦人之美稱然此等之稱亦不特施之於祭祀而已
長樂陳氏曰易曰有子考无咎書曰嬪于虞詩曰嬪于京

則亦生謂之嬪也生曰父曰母曰妻親之也死曰考曰妣
曰嬪敬之也生則主親死則主敬生而敬之以考妣嬪之

稱亦不害其為親之也

藍田呂氏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與大夫曰卒士曰不祿之文異者彼論其爵此論其德也

嚴陵方氏曰壽言數之有所延考言德之有所成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鄭氏曰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綏讀為妥視謂視上於袷視國君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視大

夫又彌高也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也凡視教則仰憂則低傾或為側辟頭旁

視心不正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其臣視君尊卑有異之事袷

謂朝祭服之曲領臣視天子過袷則慢供奉至尊須承候顏色又不得下過於帶國君諸侯也臣視君不得平看於面當視面下袷上也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之屬吏視之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凡視過高則教定十五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視過下則似有憂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其容俯卑俯替也傾欹側也若視尊者而欹側旁視流目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也 庾氏曰國君綏視妥頽下之貌前執器以心為平故以下為妥此視以面為平故妥下於面則上於袷也 橫渠張氏曰視有高下視高則氣亢視下則心柔故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學者當先去其容氣其為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目者仁之所示見且心常存焉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

者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先貴乎別也不當別而別則文勝質文勝質則史當別而不別則質勝文質勝文則野故尊卑無等親疏長幼無差視聽言動不中於節雖心在於敬而直情徑行野人戎狄之道君子不為也此視人之法自天子至於士所以異也執器有上衡平衡蓋奉者主於當心故以當心為衡視者主於視面故以視面為衡執器以高為敬故卑者彌下視以下為敬故尊者彌下義各有所當也士相見禮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袍卒視面無改此衡視也大人即大夫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事親主愛察其色不純以敬故異於君也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於胷中矣此君子之所以

謹也

長樂劉氏曰臣之事君敬盡於心則五事固有弗正然於視瞻苟無等降在禮為愆矣故視於天子諸侯大夫士各不同焉

山陰陸氏曰不敢言視天子恭也上國君上大夫放此綏視以所視綏之遠近為節衡視以所視衡之遠近為節綏視遊目遠於袷矣衡視遊目又遠於綏矣直言士視五步耳與上相備也然則天子國君大夫遊目亦不過此廬陵胡氏曰或云袷當腋縫或云當臂之處深衣云袷之高下可以運肘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鄭氏曰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發為也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

禮記集說卷十四 十三 現卿
馬兵甲之處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

孔氏曰自此至以禮一節論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事君命謂君有教命有所營爲也言猶議也

藍田呂氏曰先時豫慮思不出其位皆所以虔君命也肄謂討論脩飾潤色之也居是位也不敢以侵他事治是事也不敢以有他慮此所以志無所分政無不舉也

長樂劉氏曰凡君有命將興作於大事也則大夫與士豫習其所宜以俟旨任期不辱命也故在官者豫治其官言緝版圖文書以待興作也在府者豫治其府言考寶藏賄貨以待匪頒也在庫者豫治其庫言治車馬兵甲以待徵令也在朝者豫慮於朝言極其謨謀政要也經曰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

則孰慮而從之

長樂陳氏曰官者聽治之所在府庫者財器之所藏朝者政事之所出周禮大府泉府玉府之屬皆言府特太府曰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蓋以藏其文書財物則謂之府以其貯車械則謂之庫故天文東壁爲文府西奎爲武庫此府與庫之辨也

山陰陸氏曰言君使大夫訓習士也故其下文云在官言官在庫言庫即非君命大夫不與士習士亦不得從大夫習焉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臣以爲肄業及之是也君凡命大夫士肄習所行之事各有其處不相瀆亂官公家府凡府庫武庫朝朝廷

講義曰君逸而臣勞故凡有事君則命之而已大夫與士

則講習而爲之也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鄭氏曰言犬馬非公議也輟猶止也輟朝而顧心不正志不在君也固謂不達於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謂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

孔氏曰朝是謀於政教之處不宜私褻議及犬馬異事非常也臣於朝矜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回顧此非見異事則心有異慮也若無異事異慮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爲固陋不達禮也

藍田呂氏曰在朝而言犬馬慢也敬不在君也輟朝而他顧亦敬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者皆異慮也二者非姦則野也故君子謂之固固野陋

也君子不逆人以姦也

講義曰朝言不及犬馬之末謂無補於政者若夫脩車馬之類則無嫌於朝言也

山陰陸氏曰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退朝猶如此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是也若前言戲之耳施於朝廷則不可

嚴陵方氏曰朝者人臣蚤見君之稱受朝之所必有廷故謂之朝廷所謂在朝則朝廷之朝也所謂輟朝特朝見之朝耳周官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朝之儀其嚴如此庸可以輟而顧乎

廬陵胡氏曰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若衛太子蒯瞶朝夫人太子三顧之類又陳成子驟顧諸朝

長樂劉氏曰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於天下也遂

成周禮以轉成王用綏萬方以致刑錯者亦禮而已矣曰樂曰政曰刑焉者所以輔成六典莫非禮以為歸是以周公之治於朝廷者止用六典也故曰在朝所言莫非禮也在朝所問莫非禮也在朝所對亦莫非以禮也

四明沈氏曰朝廷之上不言功名之大小則問官爵之崇卑利祿之厚薄此何等風俗哉今公卿大夫在朝之士所言者皆禮問者以是對者亦以是可見禮樂明於上風俗厚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鄭氏曰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

孔氏曰此大饗謂歲功總畢總祭五帝配以文武其神非一若一一問卜牲日恐吉凶不同總一卜而已禮數有常

不得豐饒使之過禮若禘之大饗則周禮宗伯享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故鄭知祭五帝於明堂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也然雩總祭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為百穀祈雨非一帝之功故每帝適卜也

藍田呂氏曰大饗冬至祀天夏日至祭地也因天地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壇埽地而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用藁秸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為貴焉故不饒富記云饗帝于郊又曰聖人為能饗帝則祀天亦可稱饗均祀天地冬夏之日至為大故曰大饗若他饗則問卜如啓蟄而郊郊用辛之類及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是也鄭氏謂大饗者祀五帝於明堂以總饗五帝不知主何而卜故曰莫適卜也然季秋大饗既無素定之日如冬夏至之比又不問卜必以人謀而用之是以私褻

事上帝不敬莫大焉其說固不可取矣郊血大饗腥或為季秋大饗可也然不可一例求之蓋禮記之文本非一書雜收而得之言各有所當也

長樂陳氏曰饗之禮有大小春秋之饗孤諸侯之饗聘卿與大夫之相饗非大饗也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然後謂之大饗先王之於帝也親之與祖考同故均謂之大饗其於賓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謂之饗饗賓之禮所乘則齊車所即則宗廟所用則祭器不蠲則除之凶服則禁之裸以鬱鬯尚以玄酒設以庭燎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之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春秋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饗賓謂之大饗宜矣周官大宰祀五帝祀大神祇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又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春

秋書卜郊卜牛而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又曰明王祀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則祭祀無不用卜矣然則不問卜者特饗賓之禮也考之大射燕覲之禮前期有戒而已則饗不問卜可知饗禮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穀乾而不得食凡以訓恭儉而已則不饒富可知然則饗之為儀其他皆如祭祀之禮而不問卜者如祭祀饗日之事也不問卜前期之事也饗之備物至於昌歜形鹽莫不具焉謂之不饒富者非不富也不饒而已

嚴陵方氏曰大饗經之所言者凡十有一而其別則有五徧祭五帝一也禘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言大饗帝禮器郊特牲言大饗腥所謂徧祭五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所謂禘祭先王之大饗也郊

特牲又言大饗尚服脩所謂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
 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
 言大饗廢夫人之禮所謂兩君之大饗也雜記言大饗卷
 三牲之俎所謂凡饗賓客之大饗也此所言大饗不問卜
 即天子饗諸侯之大饗而已蓋先王之於祭祀無所不用
 卜在天者則卜日在人者則卜尸在物者則卜牲且謂以
 人交神幽明異道非致一以通之則或吉或凶無自而知
 矣若夫以人交人何卜之有天子饗諸侯不問卜則兩君
 相見之大饗與凡饗賓客之大饗從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問卜謂若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社之日涖
 卜來歲之稼
 石林葉氏曰季秋大饗於明堂牲也日也莫不卜之特言
 不問者恐瀆神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
 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椶榛脯脩
 棗栗

鄭氏曰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唯用告神
 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說者以匹為鶩野外軍
 中非為禮之處用時物相見而已纓馬繁纓婦人無外事
 見以羞物也椶榛木名椶枳也有實今邳邳之東食之榛
 實似栗而小

孔氏曰鬯者釀黑黍為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為鬯也
 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
 之至故鄭註鬯人亦然也諸侯謂公侯伯也公侯伯用圭
 子男則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表於至也不言璧略也羔
 小羊取其羣而不黨鴈取其候時而行飛有行列雉取其

不可誘之以食撓之則死羔鴈生執雉則死持亦表見危致命也士摯冬雉夏脍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伉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摯悉用束脩故論語云自行束脩以上謂童子也纓即馬鞅也拾射鞬也矢猶箭也在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為摯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宜依舊禮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申時物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也舉一隅耳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婦人惟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摯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美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所以用此六物者摯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蚤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蚤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

以棗栗為摯取其蚤起戰栗自正也知者案莊二十四年左傳云女摯榛栗棗脩以告虔是榛為虔義又案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脩脩其榛摯所用無文

藍田呂氏曰古者以禽為摯者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物也人道之大貴賤長少賢不肖之分不可亂也賤當事貴少當事長不肖當事賢事之必有養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也故膳夫之職以摯者見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也孤執皮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臣之貴者摯亦以禽則偏於下矣皮帛可制以為衣裘圭璧則寶貨因以此德焉所以異於諸臣而為之等也天子唯告於鬼神用鬯以為摯詩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虞書輯五瑞此諸侯之摯獨云用圭者言其略也圭璧既受必反之貴德而賤貨也書云頒瑞于羣后

是也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三帛二生一死摯此孤卿大夫士庶人之摯也羔鴈雉鶩雖皆可膳之物然先王因之以寓其義也羔羊羣而不黨故卿執之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羔羊之義也鴈飛翔有列往來有時故大夫執之陳力就列道合則從不可則去鴈之義也羔鴈以生者卿大夫以道去就不若士死以服事也士執雉者耿介不回以死服事者也

長樂陳氏曰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摯不足以爲禮摯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于士無辭摯有還摯大夫于士無還摯終辭摯君于其臣則受之于外臣則使擯還之大夫于嘗爲

臣者亦然士摯授受於庭貴者授受於堂大夫士於君壻於舅則奠摯士嘗臣於大夫亦奠摯童子於所奠則委摯此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也然膳夫之所以膳者特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夫之所受也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摯訝者訝賓亦不以摯及賓即館訝將公命乃見之以其摯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又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禮記凡摯天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致之而已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守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摯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摯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辭以朝君皆摯瑞也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上大夫

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先儒謂飾以績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諸侯之卿大夫也昔魯侯會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膳雉不飾以布以士卑也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膳與夏行膳膳同意周禮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為鶩然鶩之為物有馴擾而無散遷其謂之匹可也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贄為臣則庶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為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工商亦然昔闕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速成范匄謀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裘履不紉服不緦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之而不並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於君遂以贄見

於鄉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賢與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焉其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周官掌客在野在外殺禮君子之為禮不以在野在軍而或廢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然不若備物之為善故曰以纓拾矢可也昏禮婦見舅姑執笄棗栗蓋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棗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籩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棗榛棗栗者盛禮也

禮書

山陰陸氏曰詩曰決拾既飲決以鈎弦拾以遂之

石林葉氏曰玉有璧有圭圭則銳而象天用璧則圓而象天體子男亦君人者也有君之體而不足於用故執璧公侯則德位盛大非不足於用也故執圭獨言圭而不及璧

者以諸侯不嫌於無體也羔鴈則物而已矣不可以無飾故飾之以績布布言其道有以被人而績言居位之有文章也雉則文明之物故無所用飾庶人質野則無所事於文也童子則始學者也束脩以見師長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則無所行也纓拾矢而相見不為之簡委之而退辟與成人為禮也不為之簡禮以趨時為大也若夫婦人則其道主於事人其職專於中饋故摯以楨榛脯脩棗栗楨榛取其循法度以至於禮也脯脩取其治己齊家以治正也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肅謹也

四曰然不

講義曰傳曰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唯以章物故男摯有等差唯以告虔故婦人之摯則一而已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之職

鄭氏曰納女致女也女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

孔氏曰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言致此女備王之后妃以下生廣子姓故云百姓也致女於諸侯為辭轉卑詩云唯酒食是議是也埽灑不敢同諸侯彌賤也唯及大夫不及士士卑故也

藍田呂氏曰納女之辭女氏昏辭也不敢以伉儷自期備妾媵之數而已自卑之義也古者因生以賜姓如姬姜嬴姁姑之類似皆因其母之號以賜之姓亦以子謂之子姓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其族貴盛堯典所謂平章百姓郊特牲云大廟之命戒百姓是也皆所以廣繼嗣此納女於天子所以謂之備百姓也周官酒人漿人之屬有女酒

三十人女漿十有五人呂公納女於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古之遺語也

嚴陵方氏曰酒漿者奉祭祀之物不如是不足以配國君故曰備酒漿埽灑者有家之事不如是不足以配大夫故曰備埽灑凡此皆主人之謙辭耳故每言備焉備者所以備其乏也

馬氏曰納女者嫁女之家謙辭也備百姓者以嗣續為重備酒漿者以祭祀為重備埽灑者以賓客為重

山陰陸氏曰備百姓則百斯男太如之事也曰備酒漿諸侯宜有禮樂之事焉曰備埽灑下於夫人有事人之道而已若殷其雷能勸其夫以義汝墳能勉其君子以正被文王之化加於人一等矣

長樂陳氏曰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

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故晉叔向逆女于楚而還啓疆曰上卿上大夫致之則送女謂之致女也納女而不及士何也儀禮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於士曰適人嫁者有家之辭適人則適於人而已此所以略而不言

廬陵胡氏曰鄭云壻不親迎則女家遣人致辭故其辭云云竊意不然詩文王親迎春秋不親迎則譏之古未有壻不親迎之禮

禮記集說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斷而棄諸墓以十四

對畢 大歸 外言

不與也之斷

云竊意不然若文王賤也春秋不賤也服雖之古者亦不
 盡刻時為曰慎云爾不賤也服之宗室入必稱姑其稱云
 亦亦宗之稱也入服雖於人而曰凡視以初而不言
 及士所也婦雖凡也行於大夫以上曰殺於士曰殺入殺
 於士曰士服士大夫也之服也之服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服者亦於小國服士大夫也之姑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于服不與也之於大國稱於子亦士服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